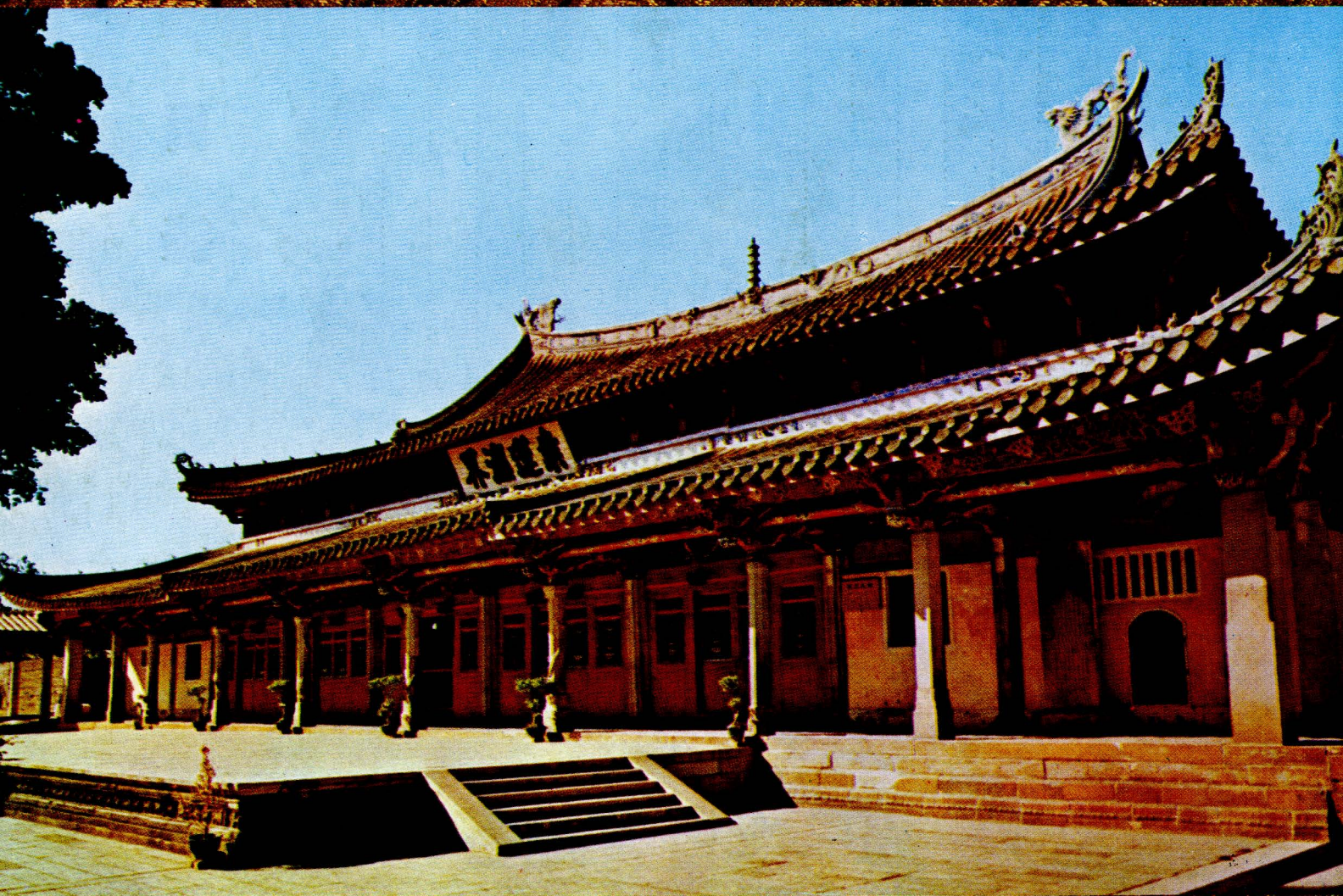


# 明内



# 第五十四期 目錄

|           |                   |           |    |
|-----------|-------------------|-----------|----|
| 封 面       | 福建泉州開元寺           | 王守益       | 3  |
| 特 載       | 對於諸法實相的新看法        | 幻生        | 7  |
| 專 論       |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續)    | 編者        | 11 |
| 四 衆       | 編者之言              | 圓香        | 13 |
| 筆 譚       | 坐禪                | 張澄基譯      | 15 |
| 譯 稿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十七篇)(續) | 編輯室       | 22 |
| 佛教名勝介紹    | 雲南佛教名勝            | 謝冰瑩       | 24 |
| 佛教文藝      | 獨眼龍日記之二——溫暖的友情    | 田博元       | 25 |
|           | 談園林思想             | 葉香        | 27 |
|           | 從兩本小說談佛教文藝        | 敏智        | 28 |
|           | 詩篇：山居詩并序(續)       | 無意        | 29 |
| 海 外 通 訊   | 佛青會的故事            | 馮永明       | 32 |
|           | 與中東國家留英同學談佛學      | 中村元著、王惠美譯 | 34 |
| 譯 稿       | 瞿曇佛陀傳(續)          | 智銘        | 36 |
| 專 論       |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續)  | 編輯室       | 40 |
| 佛 教 界 動 態 | 得戒和尚洗塵法師爲新戒子剃度    |           |    |
| 底 裏       | 雲南版納勐海大寺          |           |    |
| 封 底       | 僧伽會第六屆剃度法會全體合照    |           |    |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督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編輯 釋會機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 S. 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c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ut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本港流通處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零 中華民國六五年  
公元一九七六年

九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貳元



## 對於諸法實相的新看法

王守益

本文為清華大學核子教授王守益博士在「淨廬」之講稿。王教授以量子力學「波函數」詮釋佛學中的實相，開闢了從「微觀」的物理構架，探討科學與佛學本體上的共同基礎的新途徑，是值得大家重視和研究的創見。原刊一四一——二期慧炬雜誌，茲經周宣老同意，特予轉載，謹此致謝。

編者

各位大德、各位同學：

今天我感到很榮幸，也感到很惶恐，來和各位在科學及佛學都有相當修為的先進們談論這個看起來並不太調和的題目。我想今天各位很可能會失望，因為一則我是第一次來試談佛學問題，再則各位當中有學文學的，也有學政治的和學數學及物理的，要想大家都聽得有興趣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 (一) 引言（亦即摘要）

要說明我對於「諸法實相」的看法，首先要討論自性是甚麼？尤其要討論從物理學上所產生的看法，因而需要對量子力學作一簡短的介紹，其重要處在於我們如何可以認識到量子力學的波動函數與佛學中的自性有相若的關係。第二部份將討論自性（即本體）與現象，亦即性與相的關係，重要處在於從公式中認識到相（指物性）如何依自性及觀測者的狀態而生。第三部份將闡釋諸法實相的具體觀念，重要處在於如何將高度的複數空間與佛陀所講六道輪迴的空間相比擬。最後我們談到妙有與真空，同時也對人生的正業作一明確的結論。

### (二) 自性是甚麼？

佛法中常談「色即是空」，更確切一些地說，在三論宗裏已

明白說出「自性空」的具體內容。在沈家楨博士的「五眼」書中

①。我們對色與空更感到它們的豐盛的含義和漸次的深度。但自性究是甚麼呢？在這裏我想從物理學上來試探這問題②。談到物理就無法不談目前十分重要的量子力學。為了使諸位非理工科的大德們易於明瞭起見，我先大畧地介紹一些有關聯的量子物理。

大約在西曆一九二五年左右，物理界發現了「物質波」的新觀念。所謂物質波即是雖純為質點的東西，如像一個電子，它也有波的干涉（Interference）及繞射（Diffraction）等現象。也就是說自然界顯示出波與質點的雙元性（Duality）的奇怪特性。在「常觀」（Macroscopic）世界上看，質點與波是互不相容的，現在出現在一種東西上似乎就有不能了解的基本問題。但「常觀」的觀念不一定是究竟的。我們不能執着常觀的觀念去否定這種雙元性的真實存在。其實在「微觀」（Microscopic）的世界裏，也就是原子電子所觸及的世界裏，雙元性就是它們的本來性質，在某些試驗裏它們顯波性，在另一些不同實驗條件的實驗裏，它們的質點性能被容許顯現的時候，它們就顯現出質點的性質。這個宇宙的秘密已為物理學者們所揭開，這門科學也就是所謂的波動力學（Wave Mechanics），波動的意思表示質點亦有波性的顯現，而且對於該質點更有一代表它的函數，稱為波動函數或波函數（Wave function）。所謂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亦

即波動力學；取名量子的意思，是因為在這門科學裏的許多物理量，如能量，角動量等所能存在的數量都是某一基本量的若干整數倍，而不是連續存在的或可分至無限小的。

量子力學的參考書很多，多到幾乎不易全部列出的程度③；它實在是太普遍和太有用了，如量子化學、量子生物等等。目前各種實用科學，凡是從微觀入手的，幾乎全都以量子為討論的基礎。那麼量子力學討論問題時究竟是怎樣着手的呢？我們先得知道被考慮的是甚麼對象，是一群電子，一塊晶體，一物或一人。我們把被考慮的對象稱為一系統，即相當於佛家的一「法」。當然我們知道目前的量子力學只能考慮極其簡單的物理系統，如少數的電子，或原子或相當完整的單晶體(Single Crystal)，對於生物系統可以說尚不知如何着手。但我們這裏只是假設將來有此可能，而且只是應用量子力學的構架(Structure)及基本特徵(Fundamental Aspects)來探討佛學與人生的究竟問題。在取好一系統之後，我們就可使用著名的薛丁格方程式(Schrödinger Equation)去解出或計算出一足以代表此系統的波動函數 $\Psi$ 。很有興趣的是這個 $\Psi$ 的意義與我們佛法中的自性甚為契合②，下面我們來細看吧。

波函數之於一物理系統正如某一法或某人的本來面目之於其法或其人；此因波函數對於該物理系統具備有下列兩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條件：(一)在量子力學中公認該系統應可「完全」為其波函數所「描叙」(description)。(二)該系統所有物理性質應可自其波函數所得出②。此二強力條件已足使波函數 $\Psi$ 作為系統的本體或自性或本來面目。但因 $\Psi$ 本身必須為一複數(Complex Number)函數，即 $\Psi$ 中含有負數開平方的數④在內， $\Psi$ 本身在實數世界是不可測定出來的。這正如佛經中常談到的「性」或「自性」或「本體」或俗語中的「本來面目」，因為此等性、自性、本體或本來面目皆有「空」不可得的特性。

波函數又稱為狀態函數，它代表着該系統在時空軸上不斷連續變化的狀態；我們所以能測到該系統不斷變化的物理性質即因其波函數 $\Psi$ 在不斷變化之故。在佛學上我們不斷修行，我們的自

性亦不斷在改進；我們能感覺的七情六慾及對外的生活行為也是隨着我們自性的不斷改進而變化的。所以我們在生活中修行，實際上也就是淨化我們的波函數 $\Psi$ 。

量子物理上的波函數 $\Psi$ 被看成佛法上的自性，表面上看來有些勉強或巧合，實際上說，這種契合本來就是不能用物理或數學來證明的事，這只能靠本能去認識和體驗的事。因此對於物理學者而言不妨把它看成一種模式(Model)或一種大膽的假設；對於學佛的人而言，可以認為是「色即是空」的一種解釋②，進一步說或可成為研究及闡揚佛學的科學基礎，退一步說至少可以視為救度的大乘「方便」，尤其對於科學家及超博士(Postdoctorial)們這應具相當的導引力的，即使對於實修佛法者亦應有所實益的。另一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說物理學既是研究現象世界的科學⑤何以能產生超現象界的 $\Psi$ 呢？是否 $\Psi$ 僅是一種純數學的複數函數而已？我覺得這應不止於此，物理學雖為研究僅僅現象的科學，儘管它不談論不能測定的東西⑤，但另一方面它必須要受大自然的支配，波函數 $\Psi$ 必須包含虛數的特徵我覺得應是順應大自然的(即實驗結果)的要求而來的。這裏還要聲明一點，高級生命的 $\Psi$ 是何種形式，目前可說毫無所知，即使在將來也可能需要一種比薛丁格方程式遠為複雜和更具一般性的方程式來表達，而薛丁格方程式應為其特例並且對於簡單物理系統仍為有效。

### (三) 本體 $\Psi$ 與現象P(性與相)的關係

剛才談到 $\Psi$ 的特性應與佛法中宇宙萬物某一物之自性相符， $\Psi$ 也稱為某物的本體或其本來面目。同時在現象方面我們以物性P(Property)代表，即某物所顯出來的「相」，或稱為由「體」起「用」的用，可以在量子力學中找出P與 $\Psi$ 的明確關係：

$$P(\text{可測的物性}) = \int \Psi^* (\text{物}) \hat{p} (\text{觀測者與被測物}) \Psi$$

(物)  $\Psi$ 其中 $\hat{p}$ 是對應於物性P的作用算子(Operator)，一般說來 $\hat{p}$ 含複數不屬實數系統者。上式中的 $\Psi(\text{物})$ 即代表被觀測物的自性， $\Psi^*(\text{物})$ 代表 $\Psi(\text{物})$ 的共軛(Complex Conjug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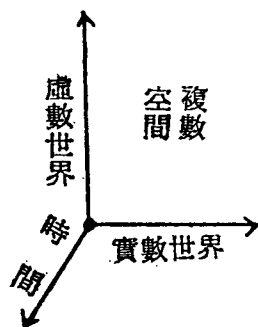
波函數，即在 $\Psi$ 含數中含 $(1, i, -1, -i)$ 的地方以 $(1, -1)$ 代入得的結果。故 $\Psi$ 與 $\Psi^*$ 均為實數界不可測得的函數。上面公式左端的物性 $P$ 則是可以觀測的實數。舉例說吧，譬如這張講桌的顏色是黃色，即是可測的物性 $P$ ，而桌子的本體或自性 $\Psi$ 則是看不見的，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 $\Psi$ 的現象之一或物性 $P$ 之一的顏色。至於其他的物性 $P$ ，始能量、動量等都是同樣的情形，只是對應於 $P$ 的算子 $\hat{p}$ 的形式不同而已。

上式右端積分中的作用算子 $\hat{p}$ （觀測者與被測物），是觀測者或探測儀器與被測物的函數。有色盲的人也許不覺得這張桌子的顏色是黃的，其原因並非此桌子的自性 $\Psi$ 有所改變，而且色盲者所能施予的作用算子 $\hat{p}$ 與非色盲者的有所不同，其積分結果得出左端的 $P$ 就不是黃色了。如果我們把自性 $\Psi$ 與現象 $P$ 的關係看成佛學的本性與相，則我們在佛學經論中的很多重要觀念皆一觸即知了。譬如心經中的「色不異空」，色是指宇宙萬物中任一物的現象 $P$ ，其所發生此現象 $P$ 的本體或自性 $\Psi$ 又是現象界中所不能測到的，即 $\Psi$ 是空不可得的。因現象 $P$ 乃倚自性 $\Psi$ 而顯（即按上式而顯）， $P$ 是不能離 $\Psi$ 而生，故云「色不異空」了。

#### （四）諸法實相以 $\Psi$ 與 $P$ 為基礎的新看法

物的自性或其波函數 $\Psi$ 既為複數函數，複數為實數與虛數所合成，則自性 $\Psi$ 所存在的空間，也可以用我們人類的數學語言來作一形式上的表達。這空間，如圖所示，如果把時間參數。

（Parameter）



也算成一度空間的話，可以說是七度的；因為實數世界有三度空

間（即我們的世界），虛數世界也同樣的應有三度空間，這當然是看不見的。如果把時間只看成參數而不作空間，則自性所在的空間只有實的三度及虛的三度共為六度的空間。關於這樣的高度空間，在物理而言即已超出其所能賦予物理意義的範圍；在數學而言可以看成純人為的數學結構。但在座諸位多半都是佛學大德，假如我們大膽地作一假設或一種嘗試，把佛陀所講的亦即大家所熟悉的六道輪迴的空間與複數空間相比擬，我們知道輪迴的六道中有四道都是存在於我們不能見的世界。一般而言我們的確可以把輪迴空間與上述的複數空間相比擬而作有用的探討。我們人道與畜生道生活於實數世界，在上圖中只能在橫坐標軸線上生活或活動，但不知我們的自性却在複數空間內，這不是芸芸眾生迷失其「本性」嗎？這種情形頗有些類似大家常談的鏡花水月，鏡子是屬於二度空間的平面，鏡裏的花自然是三度空間內真實的花的投影；人的本體或自性在複數的高度空間，而人生的現象部份不就是此自性投影到低度空間的實數軸上嗎？修行人要明心見性，明心者首先要去掉貪瞋癡嫉慢等五毒，使七情六欲不能控制我們，進一步更要修定修慧，使能去掉法我二執，在實修實證上逐漸能離實相；就上圖來看修行人即是逐漸解除實數世界的限制，即逐漸練習離開實數軸而到複數空間，即可見自性了。

諸法的實相究竟是甚麼呢？從上面的討論，如果用科學語言來表達，就是它們的本體在複數空間，其現象在實數空間而可被觀測到的整個景象，簡言之，即是上圖的整個景象。當然現象只是本體或自性的投影，是依體而起的用，或依性而生的相。因此，諸法真實的存在應是住於複數空間的本體，故有「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的名言。這句話現在也許可以這樣解釋：當你看見現象界的一切存在而知道它們的本來面目並非在此現象界，而是在「空」不可得的複數空間，則你已見到真理，已變成覺者了。

#### （五）結 論

一、總括的說，本文即嘗試引用量子力學的構架及其基本特

徵來討論佛法而已。我們已然得到「性空」與「相假」的明確觀念，當然此處的「相假」是指我們在實數世界所觀測到的相並非其本來面目之意。進一步我們已推論到性與相的可能的數學關係。但再須聲明一次，本文可以看成是一種佛學的科學模式，供有興趣的科學家們參考，當然也可以供佛學大德作驗證，其實即使對純粹講求實修實證者，也許仍可以頓增或頓驗其慧果。

二、關於性空的問題，我們說自性 $\Psi$ 在現象界是測不到的，因它存在於複數空間之故，但 $\Psi$ 並非「沒有」或「不存在」。所以可以說自性雖空但仍存在，即所謂「真空不空」。關於「有」的方面，經論中常見「妙有非有」，我覺得可能作兩種解釋，一是對「相」即「物性P」而言，因「相」雖為可測，其本來面目 $\Psi$ 並非可測，故「有」並「非」真「有」。另一看法是對「性」即自性 $\Psi$ 而言，因此「性」是「有」存在的，但非普通可觀測的「有」而是複數空間或輪迴空間的「有」，故稱為「妙有」；此種「妙有」在實數世界又測不到，所以可以說「妙有非有」了<sup>⑥</sup>。類似的或相關的疑難問題，我想很可能是由於單單從現象界而且是「常觀」的觀念去理解與表達高度空間的存在緣故，故常見用否定方式來表示，如「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的名句等。禪宗祖師們深知不易用現象界的觀念作表達工具，乾脆不立文字而以「當頭棒」迫使弟子們去自修自證。

三、在上述的「空」不可得的想法下，我們還需要好好的上班作事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更要比以前作得好！原因並不難於了解，主要是因為在佛家的六道輪迴中以人生最為難得，其難得的情形在經論中有一比喻，大致是說，其成功的機率好比在萬丈高巖上垂下一條絲線而能穿入巖下深處的針孔的機會。並且因為人道是在現象界的物質世界裏，而現象界的交互作用（Mutual Interaction）特別強，有佛法即其一例。因此可以說我們已得到最佳的修行環境。有了環境閉門苦修固然重要，但那只是靜態的修為，更重要的是要有動態的也是真正經得起考驗的修行，否則很可能仍得不到解脫，即不能了生與脫死<sup>⑦</sup>。這種動的修法當然是在生活中行持的，上班作事待人接物，甚至於飲食起居都是實修

的最佳所在。所以要在不計自己利害的情況下服務公眾，去助人，救度人；要在重重困境中去把事業完成；也要在失敗中得到爭取成功的經驗。其所以異於普通人者是隨時能保持如圖所示的性空相假的觀念；雖歷盡苦行，但無論何時都能「斷除煩惱」。所以，大乘佛法中的「煩惱即是菩提」已然明示出生活與事修的重要！最後我要感謝周宣德董事長、許魏文博士、戈本捷副院長諸大德多方面的支持，與提供此討論佛學的機會，也要謝謝各位同學的光臨。

## 註釋

① 「五眼」為一本可讀性極高的書名，其發行所為慧炬出版社。

② 參閱慧炬第一一九期第六頁的「佛法與人生」。

③ 可參閱註二中所列舉的參考書。

④ 負數開平方的數，即一種數，它的自己乘自己却得出一個小於零的負數，此種數稱為虛數（Imaginary number），是不能直接在實驗中測到的數。

⑤ 物理學及所有的科學都是採取「可行觀點」（Operational Point of View）的方式而求研究發展的。所以凡科學必講求明確的定義，由定義而生的可行的測量，假設的模式，然後才能將所得數據與假設模式相比較而逐漸改進其模式，使與實驗數據儘量相合。因此目前科學所能研究的範圍在人生廣闊的經驗中算是很小的部份，因為人生經驗中不可測量或定義的方面很多，諸如生命、靈魂、宗教、愛情及其他某些心理及精神方面的經驗。所以真正科學家們一方面只討論科學範圍以內的東西，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有限範圍的科學內容來否定超乎科學範圍以外的東西。最近的所謂超感覺的人「尤力格勒」（Uri Geller）的奇異效應，已可明顯看出，目前的科學是無法解釋或否定有超越現象界的威力存在，此可參閱Nature, Vol. 246, December 7 (1973)及該雜誌Nov. 18 (1974)的另一文。

⑥ 「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有時用於描述在禪定中的意識狀態。如用科學語言來說，禪定指外不着相內不念念的如如狀態，此即逐漸要離開實數世界或實數軸的臨界狀態，這時的 $\Psi$ 已被淨化到其眼耳鼻舌身意及末那識等前七識均被斷除而只剩下第八識的阿賴耶識的部份，密宗修法還可再淨化 $\Psi$ 至其僅存摩羅識的第九識。

⑦ 了生脫死問題可參閱繆滌源所編輯的一本書，名為「了生脫死」。



#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

幻生

論「禪源諸詮集都序」

(續上期)

## 三、禪之三宗與教之三教

宗密分當時之禪為三宗，同時，也將教家之教分類為三教，加以統一整理。宗密確定教之三教，並非以教相判釋為目的，而是以確立禪之三宗的價值體系為真正的目的。當時，南宗、北宗、牛頭宗、洪州宗、荷澤宗等各派，互相攻擊誹謗，宗密的意圖，旨在整理這些禪宗各宗之教，取一基準，確立禪宗各宗之教的價值體系。因為有此需要，所以也必須建立教之三教的體系。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上來十意，理例昭然。但細對詳禪之三宗，教之三種，如經斗稱，足定淺深。先叙禪門，後以教證。禪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三直顯心性宗。教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真心即性教。右此三教，如次同前三宗，相對一一證之，然後總會為一味。(大正，四八，四〇二，中)

這是說明教之三教與禪之三宗配對，(1)將識破境教(屬密意依性說相教)配對息妄修心宗(北宗)，(2)密意破相顯性教配對泯絕無寄宗(牛頭宗)，(3)顯示真心即性教配對直顯心性宗(洪州宗，荷澤宗)。將識破境教，相當於大乘唯識的法相宗；破相顯性教，相當於中觀佛教的三論宗；真心即性教，相當於如來藏思想的華嚴宗。代表如來藏佛教的「圓覺經」與「華嚴經」教說，宗密認為，比之唯識與中觀，更具優越地位，這不外受了華嚴宗五教判教的影响。唯識宗的阿賴耶識，唯是妄識，並非自性清淨心，三論宗的空觀思想，說明一切皆空，缺少絕

對的理心真心，對此，如來藏佛教，建立真心理心，故其教說最勝。真心、理心通於荷澤禪的空寂之知，所以將荷澤宗置於最高位，真心即性教，無論如何必須配屬於荷澤宗。

唯識佛教與空觀佛教及如來藏佛教的不同點，及其優劣問題，比較容易理解，但空宗與性宗的差別優劣問題，可不能簡單地決定。因此，宗密必須詳細論述空宗與性宗的同異問題。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所說的空宗與性宗，強調有十點不同，作為真心即性教勝過破相顯性教的論據。

下面先就禪之三宗而論：

(1) 息妄修心宗：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初息妄修心宗者，說眾生雖本有佛性，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故輪迴生死。諸佛已斷妄想故，見性了了，出離生死，神通自在。當知凡聖功用不同，外境內心，各有分限。故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勤勤拂拭，塵盡明現，即無所不照。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遠離瞋鬧，住閑靜處，調身調息，跏趺宴默，舌挂上顎，心注一境。南岳、北秀、保唐、宣什等門下，皆此類也。牛頭、天台、惠稠，求那等，進趣方便，迹即大同，見解即別。(大正，四八，四〇二，中——下)

息妄修心宗，為南岳、北秀、保唐、宣什的思想。說明眾生雖然本具佛性，但以無始無明的覆蓋，不能見到。此如鏡之塵垢，必須勤加拂拭，才能現出明淨的鏡面。同樣地，人類煩惱，必須時加拂拭，才能顯現光輝的佛性。所以，修行者應該遠離瞋鬧①，閑住靜處②，調身調息，跏趺宴默，舌挂上顎③，心注一境。此宗的代表者，為北宗。天台止觀，

亦類於此。

(2) 泯絕無寄宗：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二泯絕無寄宗者，說凡聖等法，皆如夢幻，都無所有，本來空寂，非今始無；即此達無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無佛無眾生，法界亦是假名。心即不有，誰言法界？無修不修，無佛不佛，設有一法，勝過涅槃，我說亦如夢幻。無法可拘，無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方免顛倒，始名解脫。石頭、牛頭，下至徑山，皆示此理，使令心行與此相應，不令滯情於一法上。日久功至，塵習自亡，則於冤親苦樂，一切無礙。因此便有一類道士、儒生、閑僧，汎參禪理者，皆說此言，便爲臻極。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爲法，荷澤、江西、天台等門下亦說此理，然非所宗。(大正，四八，四〇二，下)

泯絕無寄宗④，以否定一切說明一切皆空爲根本宗旨的宗派，石頭系與牛頭系，屬於此宗。說明凡聖等法，皆如夢幻，都無所有，本來空寂，平等法界，無佛無眾生，法界⑤亦是假名。凡有所作，都是迷妄。當時有一類道士、儒生，以及隱棲山林的僧侶等，汎參禪理者，均作此說。

(3) 直顯心性宗：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三直顯心性宗者，說一切諸法，若有若空，皆唯眞性。眞性無相無爲，體非一切，謂非凡非聖，非因果，非善非惡等。然即體之用，而能造作種種，謂能凡能聖，現色現相等。於中指示心性，復有二類：一云即今能語言動作，貪瞋慈忍，造善惡受苦樂等，即汝佛性，即此本來是佛，除此無別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修，任運自在，方名解脫。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何假添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發，自然神妙。此即是爲眞悟眞修眞證也。二云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心，是汝眞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

衆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爲我，起貪瞋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爲我相人相？覺諸空相，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但得無念知見，則愛惡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既了諸相非相，自然修而無修，煩惱盡時，生死即絕，生滅滅已，寂照現前，應用無窮，名之爲佛。然此兩家，皆會相歸性，故同一宗。

然上三宗中。復有遵教慢教，隨相毀相，拒外難之門戶，接外衆之善巧，教弟子之儀軌，種種不同，皆是二利行門，各隨其便，亦無所失。但所宗之理，即不合有二，故須約佛和會也。(大正，四八，四〇二，下——四〇三，上)

直顯心性宗，是以眞性爲基礎而成立的。一切言語行爲，視爲眞性全體的呈現。由於對眞性的說明認識與著重不同，而分爲洪州宗與荷澤宗。

依據宗密所說，眞性是非凡非聖，非因果，非善非惡的。然其體即用，能夠造作種種，爲凡爲聖，現色現相。眞性亦即是心性。說明此一心性的，有二家的看法不同，這便是洪州宗與荷澤宗。洪州宗說明心性，便是吾人目前能夠言語動作，及貪瞋慈忍的心相，這就是佛性，佛性，也是肯定人人本來就是佛。明白此一道理，不可起心修道，一切任其天真⑥自然，任運自在，名爲解脫。依荷澤宗說，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⑦。此空寂之知⑧，即是眞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其不假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荷澤宗以無念爲宗，若得無念知見，則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

以上是宗密對禪三宗的說明。下面再看他對教三教的敘述：

(1) 密意依性說相教：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次下判佛教總爲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佛見三界六道，悉是眞性之相。但是衆生迷性而起，無別自體，故云依性。然根鈍者，卒難開悟，故且隨他所見境相，說法漸

度，故云說相。說未彰顯，故云密意也：此一教中，自有三類：（一）人天因果教：說善惡業報，令知因果不差，懼三途苦，求人天樂。修施戒禪定等一切善行，得生人道天道，乃至色界，無色界，此名人天教。（二）斷惑滅苦教：說三界不安，皆如火宅之苦，令斷業惑之集，修道證滅。以隨機故，所說法數，一向差別，以揀邪正，以辨凡聖，以分欣厭，以明因果。說衆生五蘊，都無我主，俱是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爲我。實此我故，即起貪（貪名利以榮我）瞋（瞋違情境，恐侵損我）癡（觸向錯解，非理計校）等三毒。三毒繫於意識，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影隨形，響應聲），故受五道苦樂等身（此是別業所感），三界勝劣等處（此是共業所感），於所受身，還執爲我，造業受報。身則生老病死，死而還生。界則成住壞空，空而復成。劫劫生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級（汲？）井輪。都由不了此身不是我（此上皆是前入天教中世界因果也。前但令厭下欣上，未說三界皆可厭患，又未破我，今具說之，即苦集二諦也。下破我執，令修滅道二諦，明出世因果。故名四諦教）。不是我者，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爲相，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類，心有受（領納好惡之事）想（取像）行（造作一切）識（一一了別）之四類（此四與色都名五蘊）。若皆是我，即成八我。況色中復有三百六十段骨，段段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肺腎，各不相是（皮不是毛等）。諸心數等，亦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爲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法。

（未完待續）

## 註釋

① 憤鬧，爲心亂不靜之意。「遺教經」有：『若求寂靜、無爲、安樂，當離憤鬧，獨處閑店。』（遺教經爲禪宗所重視，

「曹溪大師別傳」、「達摩禪師論」等，都有引用。）「起信論」有：『亦應遠離憤鬧，常處寂靜，修習少欲知足頭陀等行。』（大正，三二，五八一，下）

② 長水子瑳「起信論疏筆削記」卷十九（大正，四四，三九八，中），指定閑靜處有三種：（1）深山幽谷絕人跡處，（2）離聚落三里以上之阿蘭若處，（3）離白衣家之清淨伽藍。

③ 此爲坐禪方法之一。「天台小止觀」，在調和第四說坐禪法中，有『舌向上顎』（大正，四六，四六五，下）。智儼在『五十要問答』卷下，唯識畧觀義說：『閉目調息，以舌約上顎』。然道宣在『淨心誠觀法』卷下「坐禪要法」中，未說舌挂上顎之事。

④ 空去一切稱絕對否定。杜順「法界觀門」第一眞空觀中，有「泯絕無寄觀」。杜順解釋說：『此所觀眞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法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迴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謂行境。』「無寄」一語，在僧肇「百論序」有『蕭焉無寄』。此「百論序」一文，爲澄觀「華嚴經疏」卷二十三所引用。澄觀在「法界玄鏡」卷上說：『百非斯絕故，迴絕無寄』（大正，四五，六七五，下）。「法界觀門」說明眞空觀所用『泯絕無寄』，比之牛頭禪等般若三論系統之禪，見解確當。荷澤或洪州宗、天台宗等，雖然都以般若三論思想爲背景，不只限於絕對否定一點，但與泯絕無寄宗不同。

⑤ 法界，爲梵語 Dharmadhātu 之譯語，具有（1）一切萬有，（2）眞如、理法之二義。前者從事的立場解釋，後者從理的立場詮釋。一、如約事而言，法爲諸法各各之個體，其個體占有的領域名界。法界，即個體持有其自體的獨立性，同時與其他個體之全體統一的世界。「摩訶止觀」卷五說：『此十法，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濫，故言十法界。』（大正，四六，五二，下）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說：『法界者，法即諸法，界謂界分，不相同故。』若約理言，則法界

## ⑥

與真如、理性、法性、實相、實際為同義語。界為因義，由此能生諸多聖道，名為法界。又，界為性義，謂諸法所依之性。窺基「唯識述記」卷九末說：『三乘法所依相故，名為法界。』法藏「華嚴探玄記」卷十八說：『界有三義：一是因義，依生聖道故。攝論云：法界者，謂是一切淨法因故。又，中邊論云：聖法因為義故，是故說法界。聖法依此境生，此中因義是界義。二是性義，謂是諸法所依性故。此經上文云：法界法性。』（大正，三五，四四〇，中）法藏以所依性之理性為法界。宗密是約理的立場意義而用的。

智顗「摩訶止觀」卷一有：『法門浩妙，為天真獨朗。』（大正，四六，一，上）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一之一解釋說：『理非造作，故曰天真；證智圓明，故云獨朗。』（大正，四六，一四三，下）道綽「安樂集」卷上說：『理出天真，不假修成，名為法身』（大正，四七，七，中）就不假修成這一點而言，被看做與禪宗洪州宗有同一傾向，這是應該注意的。向來的研究方法，將中國禪與中國淨土教，完全認為不同的東西，這一點是必須更正的。禪宗「寶鏡三昧歌」說：『天真妙成，不屬迷悟。』以天真付之與佛，而稱「天真佛」。例如「宗鏡錄」卷十六說：『佛祖同指此心而成佛，亦名天真佛、法身佛、性佛、如如佛。』（大正，四八，四九九，上——中）又，「宗鏡錄」卷三十一引「寒山詩」說：『寒山子詩云：寒山居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皎皎明如日。糲食資微軀，布裘遮幻質，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真佛。』（大正，四八，五九四，下）天真自然，原為道家之言，對平常心是道的馬祖禪，豈不是被看做與莊子思想有其共通的一面嗎？其後在南宋成立的道教全真教中，亦見其思想。

真心，「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一下說：『但言心者，此本源心，是通相也。於中含於身心二法，清淨無相，即真身也。靈知不昧，即真心也。』（B）續，一四，四六〇，C）靈知不昧，為一心、真心之形容詞，禪源諸詮集都序，將空寂之

## ⑧

心稱為靈知不昧。關於靈知之別釋，見圓覺經大疏鈔卷九。空寂之知，為荷澤宗的根本思想。神會的「壇語」說：『本性空寂，從空寂體上起知。』（見胡適「神會和尚遺集」二三九頁）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說：『知元空寂，空寂而知。』又說：『唯寂唯知。』（B）續，一一〇，四三七，B·C）「知之一字象妙之門」的「知」，是超越分別的絕對知，也是本有真心（悟者與未悟者本來具有的心體）。將知看做絕對知的是神會。象妙之門，「老子道德經」有「玄之又玄，象妙之門」。此說產生宇宙森羅萬象，成為靈妙出色的根源。知確是一切妙理的根源。澄觀「華嚴經疏」卷十五說：『即體之用，故問之以知；即用之體，故答以性淨。知之一字，象妙之門。若能虛己而會，便契佛境。』（大正，三五，六一二，下）又，澄觀「華嚴經演義鈔」卷三十四說：『水南善知識云：即體之用名知，即用之體為寂。如即燈之時即是光，即光之時即是燈，燈為體，光為用，無二而二也。知之一字，象妙之門，亦是水南之言也。』（大正，三六，二六二，上）澄觀將「知之一字象妙之門」看做水南（神會）之言。就「老子道德經」的象妙之意，與華嚴學的象妙之意不同。澄觀在「演義鈔」卷一中辨說：『然象妙兩字，亦老子意。彼「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象妙之門。』澄觀更說：『今借其言，而不取其義。意以一眞法界為玄妙體，即體之相為象妙矣！』（大正，三六，二，中）澄觀一面舉「道德經」之言，一面批評他說：老子以虛無自然為玄妙，佛教以一眞法界為玄妙之體，所以，象妙之言雖同，而意義各別。因為，神會說佛教之自然與道家之自然有別（見神會語錄），所以就道家與佛教之區別，澄觀大概受了神會的影響。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以智為「證悟之智」，將知看做「本有真心」。本有真心，其性本來清淨，此知的確是根源於靈性。

# 四眾堂

## 編者之言

編者

我接編內明之後，曾關過「讀者、作者、編者」欄，後因篇幅不敷而告取消，現在且借四眾堂與讀者見面。

本刊「再答普行法師」一文發表後，先後接到二十二位讀者來信，有的專論此事，有的順便表示了對此事看法。歸納起來，大約可分三類。第一類，認為對普行法師無理責難，不屑答覆，也不值得答覆，如談錫永居士來信（見五十二期四眾堂），謝冰瑩居士來信中也談：「此後再不要浪費筆墨和寶貴時間跟那種橫蠻不講理的人糾纏不清了。」諸

如此類的來信，佔了絕大多數，計十五封，第二類，認為：「再答」文答得不够周全，或不够有力，對粗口辱罵，何以不加「回敬」？這是大多數的一類，計六封。第三類，認為：「在出家人面前用句似嫌尖刻，有失敬僧儀態」。這是蕭果照居士的來信，並示意「不反對刊出」，自當照刊如儀：「近閱五十二期閣下再答普行法師文，筆鋒犀利，運文生動有力，說理透澈明快，處處扣得很恰當，不過以一位大居士身份在出家人面前用句似嫌尖刻，有失敬僧儀態，區區以為不當，說出的話，要給對方留餘地，寫出的句子，要考慮對方受不了了，這樣才不致傷害別人，也就是要顧到別人。當然普行法師也同樣患此毛病



，逞一時快意，為真理動機實在太少，為自我滿足表現的地方俯拾即是，這樣的文章登出來，對弘宣佛法，對廣大讀者，究有何益？明達如閣下，當然明白敬僧之道，對僧實用文說話皆要恭謹為是。」

承各位讀友熱烈關懷，來信指教，甚為感激，在此謹代表本刊，道達萬分謝意！

我編內明，迄今剛剛兩年，在兩年之中，曾有數次被罵的紀錄，起因或微不足道的小事，或根本並無此事，挨了一頓臭罵，還不知所以挨罵的原因，作為報刊編者，挨罵乃是平常之事，這次普行法師對我個人的辱罵，承讀者為我抱不平，深表感激！本刊向來勸大家：「以和平、理智的態度，面對當前問題，實事求是，以理論理，開誠相與，作兄弟般的懇談，切莫鬧情緒，鬥意氣，動肝火，起愼心、肆意漫罵，互相攻訐……」（見卅四期四眾堂按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我個人的辱罵，不值得計較，更不必「回敬」，何況過去罵我的，都已化敵為友，而且成了至好！希望普行法師，亦復如此！

對於內明所作：「無視禁戒、破壞宗乘」、「顛倒黑白」、

「左袒右偏」、「撒野、誣衊、恐嚇、無所不用其極……」等指斥，作爲本刊編者，不能不有所辯白！何況普行法師所指斥的，都是不實的誣衊！我們可以容忍責難，却無理由接受誣衊！更不忍坐視佛教界開此：以誣衊手段傷害他人的惡例！是故不得不予以駁斥，以正視聽！

同時我們要指出的，普行法師此次上門尋釁，是爲了本刊登載了他認爲不當登載的「異見」文字，態度橫蠻，還是小事，其中所涉及的原則性問題，卻不能等閒視之。衆所周知，佛教是理智的宗教，是和平的宗教！向來崇尚「理入」、「義解」，鼓勵參學研究，前賢之「論」、「釋」、「疏」、「詮」等，皆是研究經教的結晶，見解雖不一致，對教理之闡發，各有獨到之見，是以三藏著錄，各存其說，古人尊重岐見，於此可見，間或有詰難問疑，類皆以切磋態度，依教說理，依經推求，此爲世尊「四大教法」之遺意，亦印證教義之典範！部派時期，異部各執，終必歸趨於佛說；大乘說興，義理轉繁。宗派雜出，遂有共不共說，但皆依教說理，無違本旨，凡於經有據，與法相應者，雖屬異己之見，亦皆尊重隨喜，並存其說。佛教之能隨時代進步，成爲世界性之宗教！就是自由研究教義、闡發教義、弘揚教義之成果。今普行法師既不尊重佛教傳統，依教說理，依經推究，說服對方，又不能容有異己之見，一味漫罵折辱，意猶未足，竟藉詞「爲魔說作增上緣」，脅迫國內外教刊，禁止登載異彼之說，明目張胆，破壞佛教傳統，箝制教刊言論！面臨此等無理迫害，佛教刊物可選之對策，不出三途：一、「獨善其身」，免惹「是非」，不問是否魔說，凡是異於彼說者，一概不登，異說者的文稿，永不錄用，已經登的，認罪道歉。二、解釋教刊立場，謀求諒解，引徵史實，勸請容忍岐見。三、明辨是非，據理力爭，駁斥無理要求。如果採取第一種對策，自然無「諍」可言，不過此例一開，後患無窮，教刊隨時會再遭威脅，迫令禁刊這個，應登那個，

作爲教刊編者，自然不願再見此類情事發生，但也不想得罪普行法師，遽予駁斥。因此本刊採取了折衷辦法，作「答」文說明本刊態度，雖不能接受責難，也不計較責難，例舉先賢容忍岐見事跡，勸請曲予容忍，不料因此觸怒法師，遂遭息諍之罵，這是始料不及的反應，於是不得不有「再答」之作。事實上，除非我們採取投降辦法，這一場「諍」論是無可避免的！普行法師破壞佛教傳統，箝制教刊言論，是佛教界的大是大非！我們原來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不欲挑明來說，以致有人誤爲意氣之爭。這裏該向讀友說明的。

蕭果照兄讀了「再答」文而有「似嫌尖刻」的印象，此則我之過矣，在此應先告罪！不過辯論文字，須與義理相應，遣詞用句，不免嚴苛，筆勢所趨，非本意也。至於白衣之於僧寶，理當恭敬承事，尊重佛法也，高僧大德、持戒沙門、苦行頭陀，乃至無休無咎比丘，皆當恭順尊敬。然有等沙門，行非沙門，違重戒而不懺悔，（十波羅夷：四、大小妄語戒，九、瞋心不受悔戒，向他生瞋心，加以罵辱打擊等）此則不入僧數，不在恭敬之列，何則？非沙門也（毘奈耶一：若苾芻亦纔犯——波羅夷——即非沙門、非釋迦子。）若復加恭敬，是則順其過咎，增其罪愆，令其長養惡法，退沒道果，是故律有明文，知僧犯重罪而故意覆藏，不予發露於衆者，自己也犯「覆藏他重罪戒」！非佛子所應爾！

問題經已說明，事情亦該告一段落，今後不論普行法師如何攻訐，本刊決定尊重多數讀友意見，不再作答，也不再刊登有關此事之文字。

\*\*\*\*\*

四衆刊物，四衆護持！



# 坐 禪

圓  
香

禪本來不關坐臥，坐不一定就是禪，習禪也不一定就要坐，但靜坐確是修習禪定的最佳方便法門之一。

如果不把禪之一字，看得太神秘，所謂坐禪，就當做修定講好了。慧由定生，所以坐禪，可能有大徹大悟的一天，宗門就叫做開悟。

在這舉世忙亂，人心浮囂不安的時代，對於禪定的修習，任何人都實在有其必要，佛學佛道的三寶弟子，更不可不修，否則欲求解脫，祇是一種幻想，永遠達不到目的，因此坐禪是值得特別倡導的。

我說歐美各國，已有很多坐禪中心，他們定期集會靜坐，參與的人，大都能獲得或多或少體驗，對坐禪的興趣日濃，參加修習的，也日漸增多。我國曾有禪的光輝燦爛時代，但是現在念佛會則有之，坐禪會則沒有聽說過。這大約是禪之一字，日久太過神化的緣故；因為佛門傳統的說法，禪是上根利智的法門，致使一般人不敢輕易嘗試。這是將活活潑潑的佛法，當做了死死板板的教條。不知大弘頓悟法門的六祖惠能大師，原是個一字不識的嶺南獠獠，荒山野嶺的打柴漢，甚麼叫做上根利智，誰能說出一個一定的典型來？誰又確知自己不是上根利智，祇是自信不夠罷了。倘若誰能放下世俗成見。當下不就是上根利智之士？

有人認為修習坐禪，必須要在深山窮谷之中，或梵剎蘭若之內，也就是說先要有一清閑安靜的環境；其實也不儘然，如果確是有心修習，祇要有一席之地就可以了。鬧中修定，初時自然是艱苦些，但並非絕對不可以。祇要善於調理心身，靜中修定，反

不如鬧中修習得力，鬧中修習，一分成就，就有一分受用，進步雖慢，紮基較穩。靜中定，一入鬧境，可能立刻消失。由知鬧中修定，固然較難，如有成就，必然真實，靜中修定，似易見效，可是退失也較容易。

今人大多不敢學習坐禪，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被一些邪魔外道似是而非的說法唬住了，如易着魔哪，坐不好易損壞身體哪，要守竅點道哪，胡說八道等等。着魔雖是可能發生的現象，但不是絕對的事實，祇要不自作主張，聽信邪說，胡思亂想。依照正當的方法，不會有何危險。至於守竅、點道等，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全信不得。

其實坐禪的方法，是很容易學習的，在調身方面說，主要的坐的姿勢，最好是趺坐（俗稱雙盤坐），也就是先把左腳的小腿，曲加在右股上面，腳掌向上而略與右股外緣齊。再將右小腿置於左股上，也使腳掌心朝天，兩股交叉近乎等邊三角形，而膝蓋必緊貼坐墊，然後使全身筋肉鬆弛，這就是正確的坐姿了。年紀較大的人，可能有學不來的，可改用半趺坐（俗稱單盤），單以左小腿曲置於右股上就可以了。不論趺坐或半趺坐，開始可能會有些酸麻痛，這就要忍耐力了，坐的時間，可由短漸長，慢慢練習，大約三五個月，就可自由，短的一二個月，也就舒適了。如果這兩種坐法都辦不到，還有一種稱為散坐的姿勢，就是將兩小腿向後交叉，置於左右兩股之下就好了。不過以趺坐為最好。半趺久了，自然也可全趺。散坐則是不得已了。不論那種坐姿，坐好後把右掌背，貼在左掌心上，貼近小腹，輕置兩腿之間，這

就是整個的坐式，但須注意，不可刻意挺胸，祇要豎起脊梁就可，頭頸要端正，下顎微收，雙目下垂簾狀，唇齒相扣，舌抵上顎。這樣兀然端坐，若有不適，也可隨時輕輕矯正姿勢，調身的方法，大畧如此。

第二步是調息，這是使呼吸順暢，不急不躁的意思，一般人的呼吸，不外四種方式，一是用喉頭呼吸，這是氣不入肺，粗短而急促，人在劇烈運動或急躁時，大都是這種呼吸法，這是最壞的呼吸法，根本達不到吸氧吐碳的目的。二是胸式呼吸，這比喉頭呼吸要好得多，使新鮮空氣，能夠達到肺部，充滿肺葉，早上的深呼吸運動，就是屬於這種。三是腹式呼吸，使氣能達於小腹，充滿肺葉，肺底舒張，把膈肌下壓，胸部空鬆，小腹外凸，呼吸時，腹部緊縮，又將膈肌上推，壓縮肺部，使濁氣儘量排出，靜坐就是採取這種呼吸法，以深、細、長、為調順相。不過初學難得到此境地，須要稍假時日。但坐姿若正確，自然地就是腹式呼吸，無須特別用心，常時修習，自會深、細、長的。四是體呼吸，坐禪功深，呼吸會由深、細、長而漸進至無呼吸狀態，而成為全身毛孔，都在呼吸，這時通體舒暢，心身愉快，當非言語可以形容，這是調息的極至，到此就入定有分了。

調身調息，祇要能依法修習，持之以恆，大約人人都可辦得到，不過時間的長短，也會因人不同。比較難的是調心，俗話說，心猿意馬，是形容這心剎那不停的胡思亂想，現在要把這山猿野馬般的心，檢束起來，不使它妄動，當然是不太容易的。調教這猿猴野馬，是要有堅忍的耐性和恒心的，恒心耐性加上調理得法，自有心如止水時節。

說到調心的方法，真是不可數計，籠統一點說，三藏十部，都是講的調心方法，這樣說，初學一定沒有下手處，具體一點說，有數息、參話頭、念佛、持咒等，這些都是調心的最好法門，本文不想一一詳細重述，有志坐禪之士，不難去尋求答案，最簡的是去找部「靜坐法輯要」或「小止觀」看看。這裏祇提出幾點淺薄的意見，聊供初學參考。

第一是不可急躁，初學坐禪的人，往往容易犯這個毛病，恨

不得一下就能心如止水，靈明澄徹，如是拚命去壓制妄想，不知越壓妄想越多，最好的辦法是妄想來時，不要特別去理睬，須知鴿惡鈴而高飛，因不知斂翼而鈴聲自息。

二是決不可希求神通感應，這是着魔錯路的根本原因；也不可祈求得定或開悟，雖然這是我們習禪的目的，然祇要依法修習，得定和開悟，將是必然的結果，不必先存個祈求的心，多增一層障礙。

初學坐禪，不必參話頭，最好是念阿彌陀佛四字聖號，開始可以輕聲念，呼吸稍調順了，可以默念，也就可以動唇舌，漸次不動唇舌，僅是隨着呼吸而心念，等到不動嘴唇，不勞舌頭，不礙呼吸，而四字佛號，猶能歷歷分明，仍有聲相，功夫就算上路了。到了這般境地，就會感到身心舒適，時間觀念，已很淡薄，妄想起時，立刻會發覺，也就是念頭生滅，都會分明了知。若志在蓮邦，就這樣繼續念佛，當可親證一心不亂，若欲禪悟，就可以參話頭了。

## 捐款鳴謝

|        |    |           |
|--------|----|-----------|
| 寬一法師   | 港幣 | 300.00元   |
| 陳無名居士  | 港幣 | 300.00元   |
| 羅慕霞居士  | 港幣 | 100.00元   |
| 應金玉堂居士 | 港幣 | 250.00元   |
| 朱朝欽居士  | 港幣 | 240.00元   |
| 張大千居士  | 港幣 | 90.00元    |
| 趙亮杰居士  | 港幣 | 120.00元   |
| 火工道人   | 港幣 | 50.00元    |
| 沈醒圖居士  | 港幣 | 60.00元    |
| 謝冰瑩居士  | 港幣 | 50.00元    |
| 曉雲法師   | 港幣 | 90.00元    |
| 馮馮居士   | 港幣 | 30.00元    |
| 鄭烘雲居士  | 港幣 | 40.00元    |
| 廣元法師   | 港幣 | 40.00元    |
| 王居士    | 港幣 | 50.00元    |
| 張居士    | 港幣 | 60.00元    |
| 妙法寺    | 港幣 | 2,806.70元 |
| 總計     | 港幣 | 4,676.70元 |

## 五十三期收支報告

|      |    |           |
|------|----|-----------|
| 一、收入 |    |           |
| 本期捐款 | 港幣 | 4,676.70元 |
| 發行收入 | 港幣 | 348.00元   |
| 總計   | 港幣 | 5,014.70元 |
| 二、支出 |    |           |
| 印刷費  | 港幣 | 3,031.80元 |
| 稿費   | 港幣 | 1,090.00元 |
| 郵費   | 港幣 | 492.90元   |
| 什費   | 港幣 | 400.00元   |
| 總計   | 港幣 | 5,014.70元 |

內明雜誌社謹啓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 第十七篇 銀溪相遇記 (二)

肩有錦緞之墊背，  
着之輕暖極美觀，  
不畏刺骨之風寒。  
此袍貴族所穿着，  
我今供奉尊者前，  
所請受納賜恩佑。」  
密勒日巴仍舊不肯接受，  
，說道：「我有一件比你這  
更好的袍子，聽我告訴你：

「巧舌少年聽我言，  
六道輪迴廣域中，  
暴烈業風捲驅人，  
神識無主隨飄流，  
生死中陰常流浪。  
業風猛烈迷心故，  
時攀睡夢中有峯，  
時遊輪迴中有城，  
淒涼獨臥街街中。  
我惟追求真如境，  
本來法性無變易，  
白淨絲綢作衣料，  
清淨戒律作錦衣，  
正念不忘爲裁師，  
三種瑜伽作圖案；  
合等三要⑩以縫紉，  
死有光明作墊肩，  
融合清淨幻化身，  
通達中有爲花邊，  
此我行著之衣袍，

汝之紫袍我不需，汝可放心自逸去！」

少年又對密勒日巴道：「尊者啊！您雖然不接受我的袍子，但您身上的布衣實在太單薄，請你無論如何納受這件羊毛的短褂吧！」隨即歌道：

「噫嘻！勝士人中尊，夏季三月日光暖，布穀嘯啼動人憐，  
此時赤裸街頭坐，和風熙熙不覺寒。冬季三月大地凍，  
寒風凜冽室人息，年終風雪凍澈骨，布衣單衫怎禦寒？  
狂風冰雪罩大地，此時尊者太艱辛！我有精美紫短褂，  
上好羊毛所織成，紅色花綢作鑲邊，錦緞圖案飾胸前，  
此袍美觀似孔雀，五色絲線縫織成。此我少年之愛衣，  
如今供奉於尊前，祈賜悲護哀攝受。」

尊者仍是不肯接受，對他說道：「我有一件比你這更好的短褂，聽我道來：

「慷慨少年聽我言，我由無明牽引故，身陷黑暗之險處，  
煩惱罡風勢強烈，時冷時熱受熬煎，惡業異熟狂雨降，  
我急逃避解脫城，拙火短『阿』爲衣料，製成行者之短褂；  
四輪諸脈爲胸飾，身內心氣作鑲邊，暖熱明點融又降，  
是爲衣袍之錦緞。空樂雙運爲絲線，縫成俱生拙火衣。  
我此身內憤怒母⑪，冬夏冷熱無差別，汝之毛褂誠美麗，  
我此布衫更輕舒。施主供養我不需，敬請自便返家園。」  
少年對密勒日巴說道：「尊者啊！您雖然執意不肯接受我的長袍，但自昔年來，您一直長期的在修行，身體一定十分勞倦了，我這塊頭巾可以拿去換些肉類的食物來吃，以滋養你的身體，務請納受。」當即歌道：

「人中丈夫瑜伽士，汝於輪迴生厭離，欲求解脫生死故，  
專心一意修禪定；一向堅苦勤修持，尊體必然甚勞苦。  
我頂所戴之頭巾，產自印度極貴昂，巧手匠人精心製，  
飾以稀有白金絲，花紋雕圖極美觀，綴以鱷皮鵬鳥毛，  
貴人飾頸極威嚴，其值超過一巨牛。我今供養尊者前，  
以此購換上好肉，食已尊身得滋補，懇請尊者攝受我，  
四季跟隨作僕從。」

尊者仍舊不肯接受，以歌回答他說：

「少年諦聽心勿迷，我乃那諾傳承子，已於緣起得自在，修方便道甚深法，已臻究竟成就地；身內風火已無懼，肉食非我所必需，刺骨寒風襲我時，我身快樂自怡怡。我頭戴有頂髻冠，日月光明作莊嚴，上有吾師化身佛，遠近聞名大譯師，遊學天竺大學者，屍林莊嚴<sup>②</sup>而安住。汝若具足恭敬眼，殷重誠心而仰視，金剛持佛亦得見，必以大悲佑護汝。此我內密頂莊嚴，汝之頭巾我不需，少年小子請自便，及時行樂繼旅程。」

少年忖道：「我無論供養什麼東西，尊者都拒絕了；難道是他嫌我的供養太微少了的緣故嗎？」當即在他的腰間解下了一塊上好的玉石，向尊者歌道：

「尊寶希有大丈夫！離貪一心修持故，視一切法如幻物，於世間財無少戀，我心自然信心生！精幹父親所集財，子若不能善施捨，他人心中必耻之。鄙視其人一客鬼，祈君莫再堅拒受，我此六角青白玉，鹿皮金花鑲莊嚴，光芒燦爛極耀目，沽之終身離貧苦，我今供養於尊者，祈授法要賜恩惠！」

尊者仍是不肯接受，對他說道：「我不需要你這塊玉石，我有一個無價寶珠，遠勝過你的玉石，讓我告訴你吧：

「父蔭少年聽我言，我乃自由瑜伽士，無拘無束遊山川，足跡廣遍極遠處，有時浪遊至城鎮，隨緣隨意作乞食。不貪精美食物故，（身心泰然極自在）。貪欲世財無止境，財寶縱然積如山，終必捨棄無實義。明此於汝富家財，我無絲毫之貪戀；知足是我之寶庫，內藏口訣修持寶，不忘正念作維護，四時瑜伽為娛樂，心性明點作莊嚴，汝之項玉我不需，少年小友請自便，及時行樂繼旅程。」

少年想道：「這位活佛尊者，必是見我業障深重，所以不肯收留我。」於是向尊者說道：「人中的聖者啊！您雖然無視一切財寶，但我今天一定要供養您三件隨身伴侶，從此以後，我也不再使用任何武器，終身戒殺。請您務必慈悲傳我戒律，作我依怙

！」說着就把他的弓囊和武器供養尊者，以歌啟稟尊者道：

「噫嘻！慈悲大丈夫，（我之性情極剛強），素視仇人如仇人，向不饒恕強頑敵，身右斑色之弓囊，儲有利箭具火紋，身左金錢豹皮鞘，內藏殊勝白木弓。眩目利劍具飄緲，頑敵措手葬身處。腰間藏此三物時，雄似韃靼之強寇，頑敵甫見心胆裂，驚逃奔竄似野牛！如今回思此行徑，我心懊悔甚悽然，誠心懺悔昔惡業，今以三物供尊者，此後當守佛戒律，誓隨尊者作僕從！」

密勒日巴仍是不肯接受，說道：「小朋友啊！我看你現在恐怕不能守持佛法的戒律吧！你所供養的三樣物件，我也不需要，我有比你更好的弓箭和利刃，聽我告訴你：

「強悍武夫豈耳聽，邪念之境迷惑城，五毒狡賊未偷騙，勝負若不平觀，終陷牢獄難解脫，修士降敵如是行：外所顯境為弓囊，無執內明作皮鞘，般若大智為利劍，雙融之道作劍穗，修證功德為護手，利器內藏如是備。無生空性以為弓，方便悲心以為箭，四無量心拋矢出，必克五毒之敵陣，決勝魔軍業煩惱。此我行者之戰鬥，汝之弓囊我不需，施主小友繼行程，及時行樂返家園。」

少年對密勒日巴說道：「殊勝的尊者啊！您雖然對我的三個隨身伴侶毫無興趣，但今天一定要要求您慈悲接受我！我的這束腰帶和便刀<sup>③</sup>，無論如何要請您納受。」隨即歌道：

「至尊化佛聽我言，解佛法者過萬千，能修持者數寥寥，得成就者百難一。博學多聞之法師，我心鄙棄如敝屣，惟於化佛尊者前，如父惹巴我求法，苦行所得精要法，無供豈敢空手求？尼泊爾國有暴河，洶浪冲天似水柱，於此惡水獅頂上，此帶連鞘精製成；白銀花紋麗刀鞘，金絲銅線美腰圍，繫我腰間甚威風，吾輩青年之莊嚴；我今供奉表至誠，祈賜法語二三句！」

密勒日巴答道：「我現在不能把我的修行經驗和修法告訴你，你的供養我也不需要，我有一個更好的腰帶和便刀，讓我對你說明吧！隨即歌道：

「心傲少年聽我言，我於雪山漫遊時，渴飲清涼冰溪水；我此鮮乳似甘露，雖非必用金杯酌，平常瓦盅我不斟。我此豎直腰際上，緊緊精進之布帶，上綉直心之花紋，懸掛鋒利智慧刃，覺受、把握與證量，此三爲作鐵刀鞘；信心、精進、聖教量，美飾腰帶作莊嚴。行持佛法眞榮耀，我懼空行捨棄故，從未賣法積資財。今後更不爲財故，爲人說法受供養。小友汝應返家園！」

少年對密勒日巴說道：「尊者瑜伽士啊！您對世間任何的財物和享用之具，皆不需要，我想替你修一座廟宇，您也可以長期安住下去，請你答應吧！」隨即歌道：

「尊乃瑜伽苦行士，心離世間諸貪著，捨離家園無少願，萍踪無定遊山川。等視苦樂雖平等，若能定居一勝處，身心安適定慧增。高山曠野寂靜處，爲尊修建一廟宇，清淨樸眞樑柱頂，日月燦爛放光明，廣大基層藍地上，硃丹畫作曼陀羅。花卉淺樹植四週，外掘難越之護溝；上好堅木作飛簷，八珍寶塔麗莊嚴，如是淨嚴之寺廟，吾輩世人皈奉處，慈父尊者所駐錫，從此不爲跋涉苦，閒逸悠適得安居！」

密勒日巴仍是不肯接受，說道：「我決不住在一個以寺爲家的廟宇中，我也不知怎樣去隨順世法和應付人情。你且聽我下面這首歌吧！」

「若見諸法常堅固，是爲迷亂之主因，今生此世之一切，無常幻化似幽夢。死後面見閻君時，財寶珠寶成廢物，利刃亦無用武地，狡遁技窮聽宰割，此時身肉惟震顫；我由畏懼生死故，終生苦行棲山穴。觀心本空作蘭若，不動（心）氣作飛簷，無轉本性爲樑柱，起正日月放光明，禪定暖樂基地上，描畫慧觀曼陀羅。樂、明、無念爲花樹，十善作八珍莊嚴，不壞空性作護溝，此我行者之精舍，汝之寺廟我不需！施主小友勿留此，及時行樂返家園！」

少年說道：「師父啊！您雖然不接受我的寺廟，但此身虛幻，毫不堅實，隨時會染生疾病。我有一個很能幹，對佛法也具有

深信的妹妹，我把她供養給您作妻子，她可以好好的照料您，請不要蔑視我的一片心意，接受了吧！」隨即唱道：

「常住山穴瑜伽士，女人過患汝深知；尊心雖已離貪欲，人身脆弱常多病，當覓知心愛憐侶。我等兄妹三人中，吾妹傑出具種性；渠乃貴族王妃後，非比尋常凡俗女，賢善聰慧妙端嚴，集會羣中奪魂者；褐布粗衣著彼身，惑人眩目似絲綢，風情嫵媚難描述，一似虹彩映水波；頭飾珠寶頸玉鍊，美艷絕倫似畫圖，求婚多人我未許，而今供奉尊者前，祈勿輕蔑賜納受。」

密勒日巴不肯接受，說道：「小朋友啊！請你不要說這種話，我心早已捨棄世間的家宅了，具有我執的女人，我也決不接受。我是一個無家無姓的老窮光蛋，你若把你的妹妹送給我，你的親戚朋友會怎樣譏笑你啊！以後你自己也會後悔的，我也決不會作你的妹夫的，我有一位更好的女伴，聽我告訴你吧！」

「豪族小友聽我言，女人多是貪欲因，具相明妃⑭沙中金，菩提道上好女伴，誠極寶貴甚稀有；汝適所言太誇張，是故業印極難行。我有離貪空性女，澈骨大悲善明妃，慈悲微笑攝人心！各種紅白⑮作裙衫，雙融一味作綢衣，無分別行⑯爲腰帶，四喜覺受⑰爲秀辮，萬有一如作纓絡，洞見本性乃眞美，此我行者之女伴，汝世俗女我不需！施主應速返家園。」

少年對尊者說道：「尊者啊！您這已得成就的人，對世俗的羞慚觀念，早已不存在了，但是爲了使我們這些世俗人對您生起恭敬之心，請您無論如何接受我這條褲子吧！」

隨即唱道：

「尊乃無遮瑜伽士，苦行裸體而眠者，如寶男根無遮掩，隨時暴露任人觀，已斷取捨迷惑故，心離世間羞耻念。吾輩世人重羞耻，尊心雖已契佛境，爲利衆生應順俗。我所穿着此毛褲，輕暖羊毛所織成，我母我妹搓毛線，我妻親手織毛氈，鄰居少女壓平扁，叔父慈悲爲剪裁。此我世人遮羞物，此褲今奉尊者前，萬懇納受莫推辭。」

密勒日巴說道：「小友啊！你根本弄不清什麼才是真正的『知羞耻』。我的男根自自然然的擺在那裏，你却把他看成羞耻和笑柄。最初在母胎中時，人人都是赤裸無遮的，最後命終心識離去時，他也是赤裸裸的，現在更不必虛偽造作，應該聽任其本來之狀才合乎自然。虛偽造作的『羞耻』，我也不會，讓我解釋給你聽吧：

「偽耻欺人不屑，眞耻人不以爲耻！罪業惡行與欺騙，此等耻事汝常行！聽我告汝『眞知耻』，我之知耻如是行：困苦提心作羊毛，成熟四灌作絨綫，解脫三昧作編織，善行大願作染料，當行則行作裁師，知耻力行爲下褲，究竟利他爲知羞。汝之衣褲我不需，汝應及時返家園。」

少年想道：「這位尊者大人什麼都不肯要，我先問清楚他要到那裏去？住在何處？以後再迎請他到我的家鄉去。」於是就對密勒日巴說道：「可敬的尊者啊！我的任何供養您是決不肯接受的，您現在路過此處，在此休息，心中必定有事，準備到某一個地方去，請您不要隱密，務必告訴我您的來處和心意吧！」

密勒日巴說道：「小朋友啊！這也沒有什麼可隱密的。在收割的時候，我到亭日去乞食，在打禾的時候，我到雅龍去，冬天就在那只有野鼠和鳥雀的無人山谷中居住。」

少年自忖道：「等過幾天以後，我就來迎請尊者到我家去，請他傳法，不知他肯不肯答應？」隨即唱道：

「尊乃佛陀之化身，人中第一無比倫，尊意雖欲往亭日，悠然作平等乞食。亭日地勢如高空，其鄉之人貪慾重，胸襟微小如芥子，心吝手緊似莊門，裕巴<sup>⑮</sup>價昂賽黃金，乞食百次難得一，饑民集聚之村鎮。懸崖險徑極可怖，悍賊強盜所經行，癡瘋病人結集處，埋屍墳塚難計數，雅龍黑谷有惡名！位於西藏尼泊爾間，西藏雪國踞其上，無分冬夏霜雪降，晝夜六時暴雨雷，村民愚蠢似畜牲，溪河向南流孟峽，懸橋削壁心胆寒，下有窪谷似火熾，炎地尼泊爾是鄰鄉，其國酷熱損壽命，語言不通人種異，樹木僵直如死屍，

其地非君所應住，今日留此暫休息，尊既不受任何供，半月以後當再謁，爾時迎駕赴我鄉，務懇慈悲允我請！」

密勒日巴說道：「對那些我慢和我執極重的施主們，我是不喜歡的。你的家鄉我也不會去。至於雅龍和亭日，這兩個地方，我恐怕比你知道得更詳細一點，聽我告訴你吧！」隨即歌道：

「貪欲深重具誠信，無瑕德圓之完人，施主小友聽我言！十善俱足之勝地，我心隨處皆安適，時變境遷福薄故，當今之世何處求？食物於我無淨穢，人言難改我意衷。亭日裕巴雖昂貴，我乃貧窮瑜伽士，享用淨垢<sup>⑯</sup>五甘露，從不貪著甘美食。任何荒年饑饉時，內享無念三昧食，我於外食甚淡漠。師佛庇佑賜加持，身心安適樂盎然。懸崖險徑雖可怖，三寶爲我作善護，三處空行爲嚮導，天龍八部爲護法。無財自然無仇敵，雅龍雖有惡谷名，其地之人甚惇樸，我遇盜賊樂怡怡，其語誠實無狡詐，心地純直常舒坦，直心無偽有古風，其地森林甚濃茂，我心已離世間欲，饑餐渴飲離造作，何計飲食之精粗？我心快樂常悠悠，何需消遣及娛樂？居彼三昧時增故，取道徑往雅龍行，拙火已得自在故，冷暖二氣皆無懼，若遇大雪或風暴，身心不減樂融融。今日無意留住此，汝之家鄉我不往，觀色應酬我不識，傲慢施主我不喜。我今發願祝小友，無病長壽恆安樂，日暮時遲速上馬，及時行樂繼行程。」

少年聽了此歌，心中沮喪萬分，對密勒日巴說道：「尊者啊！無論我要供養您什麼東西，您都不肯接受；無論我向您求什麼法，您都不肯賜予，因此我一定是個業障非常深重的人。現在我要在您面前發個善願，然後自殺了斷此命！我是那裏也不去了。」說畢他就抽出一把極鋒利的匕首，正指着心臟的部位，以異常悲哀淒切之聲唱道：

「大瑜伽士祈垂聽！今晨將近中午時，乘騎行至銀河畔，見一裸人臥溪邊，我心不禁暗思維：此人爲一瘋士耶？男根暴露無遮掩，狂行粗魯不知羞，我心鄙棄不信任，

不肯結伴逕自行，此事經過尊明悉，我心愧亂悔欲死！此時日已近中午，銀河碧澄清見底，尊竟飛渡如鳥翔，快疾如風我目睹，親見神通甚稀奇。尊抵彼岸河邊時，我心忽然大醒悟，今日竟遇成就者！自慶善根有福德，宿願清淨具因緣，我必法器非常人，我心快慰難言喻；自出母胎降此世，從未狂喜如斯者！我以多物供養君，君不納受任何物，若非至尊瑜伽士，西藏未聞有斯人！尊之行素甚稀有，如是法行未之聞，至誠哀禱敬祈請，我雖竭盡口舌力，昭昭熙日蒼穹下，我心頽喪極悲哀，恍悟我乃薄福人！惡業障重煩惱熾，自慚法緣微如絲，根基惡劣非法器，不知何從與何依？心深沮喪喉窒息，哀痛趨失依據，交臂失之同不見！得緣親見佛化身，若不聞法兩三句，羞愧無顏回家園，如此死去最相宜！百千他人問此事，我以何言作酬對？人生世上終必死，死於成就大士前！死於求法念佛時！福薄小子此哀告，尊心神明察入微，慈心垂聽我悲訴，如何答我尊知悉！

密勒日巴聽畢此歌，仔細思維道：「這少年如此至誠，其殷重恭敬熱心求法之心，實在令人感動；我和他一定是有宿世的因緣和願力的，昨夜之夢，也一定就應在他的身上，讓我立即攝受他吧！」爲了答覆少年的懇切請求，密勒日巴歌道：

「施主小友聽我言。觀汝善心強烈故，宿業障礙必微小；觀汝求法甚殷勤，我慢貢高必微小；汝心勇猛精進故，慳吝貪欲必微小；懶惰放逸必微小；汝之供施極慷慨，於我深信逾尋常，汝由甲冲下方來，我從貢通漫遊至。今日曦日高升時，此似宿願所感召，二人必有善因緣，銀溪河畔得相遇，汝今恰似漸覺醒，特爲歌此善緣曲。賴耶大夢習氣中，汝若欲求究竟義，決捨此生之一切，斬斷所有之牽掛，一心隨我修正法，應念下列諸要點：

親眷爲魔之罟網，不可誤認爲眞實，知此方能隨我行，財物乃魔之罟網，不可與彼有接觸，應捨棄之斷貪執。慾樂魔鬼之繩綫，束縛難脫應斷捨。年輕友伴似魔女，誑我入邪常自警。家鄉魔鬼之牢獄，易陷難脫宜早離。汝若眞心隨我去，應捨一切及所有。現在立捨方有義！此身虛幻如石堆，終將傾圮歸湮滅，故應立即修正法！心如碩鵬終飛去，何不立即翔天空？若能遵行我所言，汝眞法器具善根。我當傳汝勝灌頂，立賜傳承大加持，授汝耳傳<sup>20</sup>甚深訣。汝今開始行佛道，我心歡喜爲汝慶！少年小友聽我言，應如是住而安心。」

少年聽了密勒日巴的歌以後，不覺狂喜，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馬上向尊者跪下，頭面禮足頂禮多次；然後恭敬繞行尊者多次，發下善願後，就返回家鄉去了。

四個月以後，當尊者在鄭區的蒙谷河畔居住的時候，少年帶着他的姪兒前來參謁。少年以一塊上好的白玉奉獻尊者，作爲求法的供養；他的姪兒供養尊者半兩黃金。但密勒日巴不肯接受。那時日羅扎哇喇嘛正在鄭區修建一所尊勝頂髻佛母的寶塔，密勒日巴就對他倆說道：「對我而言，你們叔姪倆的這份供養，實在是不需要的，你們可以把它供養給日羅扎哇，請他傳給你們灌頂，然後回來我再傳給你們實修的口訣。」於是尊者就親自爲他倆引見日羅扎哇。他倆於是祈求上樂金剛的全部灌頂。日羅扎哇就傳授了他二人外灌尊勝佛母法和米如生哈長春法之儀軌和唸誦，以及聖不空成就佛修法；又傳內灌上樂金剛七字眞言修法；師傳至尊佛母法，和古嚕古哩佛母法。以後（在修塔完畢後）他二人就護送日羅扎哇到薩迦去。從薩迦回來以後，少年就和密勒日巴一起繼續住了五年。其間，尊者將聞名遐邇的那諾巴六種成就法，和梅紀巴大師所傳之大手印修法，以及其他各種口訣，全部無遺的傳授給他。這少年原來的名字叫做打爾馬網秀下哇，尊者爲之更名爲寂光惹巴（惹巴依哇哦）。他從前浮沉於世法之時，是一個貪心和色慾極大的人，學佛以後，其心完全捨離世間。在尊者前發下重誓：終身只著一衫布衣，不穿皮製的靴子，永遠不回

家鄉，永不存貯超過二日之食糧。他這樣堅毅的修持下去，不久產生了善妙的覺受。密勒日巴非常高興。一天，特別爲他唱了下面這首歌：

「敬禮善妙諸上師，噫嘻『嘎居修傳承』，悲心流出大加持，馬爾巴密勒之口訣，具足無邊之神力！吾子寂光具精進，堅毅修持耐勞苦。佛母空行加持故，覺受證悟速疾生。子欲修行臻究竟，應捨無義之閒談，斷除偏執已宗見。直心處人無奉承，常住無人山谷中，遠離惡友及奴僕，恆常孤隱獨自居。莫思爲人作上師，恆處卑下勤修持，不可急求覺證生！一日活命一日修，長遠修行直至死！不究言語及文字，專習耳傳之口訣。汝欲自得真利益，應捨語文矢志修！」

寂光惹巴問道：「尊者曾說，如果只求佛法的知解，而不去實際的修持，會誤入歧途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密勒日巴說道：「一個人如果只學得佛法的（比量）知解，他就很難全心全意的去捨棄今生的一切，同時他也不能確知佛法之精要處，因此就會走入歧途。若能依持馬爾巴傳承的宗風，他就不會走入歧途，因爲我們是不講究語言文字的佛法，而專門著重實際修持的。且聽此歌，爲汝解說：

「敬禮善妙上師前，能說善道之法師，辯論機詐①如狂人，肆意亂說無畏忌。睡時驕慢似王侯，行時傲步似韃靼，三界衆生迷六道，（此等博學之法師），易生障礙入歧途！由貪業故入歧途！聲聞自利小乘人，執寂滅樂入歧途！博學多聞善知識，爲衣食忙入歧途！講經說法之和尚，迷文字域入歧途！外表莊嚴之比丘，威儀虛僞入歧途！修持多年大行者，突生斷見入歧途！人若無識乏慧眼，各種錯謬歧途生！汝若自疑入歧途，口傳空行有誓語，誓死佑護修行者！汝豈可能入迷途？應知此念乃魔使！我子寂光小惹巴，專心一意勤修持；若入歧途成笑柄！汝應速斷諸疑惑，子兮應捨文字法，手握精要妙法訣，若入歧途無真理！

一心修行求果證！」

寂光惹巴聽了此歌後，就捨棄了在語言文字中去追尋佛法的努力，和尊者住在一起，在衣食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專心一意的修行。

一天，寂光惹巴的昔日好友前來拜訪，他看見寂光惹巴在衣食不全，一貧如洗的情況下修行，不覺心中十分慘然，對他說道：「打馬網秀，我的好友啊！你本來是一個巨富人家的驕生子，現在竟變成像一個無衣無食的窮苦老頭子了！這是何苦來呢？」

寂光惹巴以歌答道：

「至尊上師之佛陀，爲我父母作福田。親屬朋友輪迴因，我今於彼皆捨離。如佛上師作法友，獨居修行善業增。三四行者聚一處，必扯閒談瞎聊天，故應勤修獨自居。上師口中一句訣，能抵千百之法本！學經過多我慢因，言詮佛法我捨離！山崖穴洞師佛前，我有資身之依靠。財富豐饒貪慾因，是故我棄捨家園。居無定所②師佛前，爲我增信積福處。僕從衆多煩惱因，我棄眷屬斷輪迴。」

他的朋友聽了此歌以後，不由生起了極大的信心，就供養了他許多的道糧。密勒日巴見了非常高興，在他圓寂以前，一直帶着寂光惹巴作他的徒僕，並且把一切的密法口訣，都傳給他，將道上的覺受證解之各種懷疑和歧途，也向他詳細解釋清楚，予以澈底斷惑。

寂光惹巴的侄子，未能成爲一個布衣行者，因此尊者畧爲不快！他的名字叫做連贊桑結加，以後他在雅龍的墳場附近造了一所小廟，就住在該廟中。

寂光惹巴在尊者涅槃以後，在帕觸的果龍面去的山穴中修行。最後於道地之證悟得臻究竟。在修持的穴洞中，常以神通隨意出入石壁，無有障礙，臨終時，並即此肉身，往生空行淨土。這是萬銀溪水源河畔（去咪哦崩）遇見寂光惹巴的故事。

## 註解

① 此水名，本篇簡譯作銀溪或銀河。藏文此處作：去咪哦崩，其意

義，可能是水源萬銀溪。

- ② 此處密勒日巴清楚的顯示，在未遇馬爾巴以前，曾經廣學舊教，或寧馬派（中國過去稱為紅教）之法。嘎居派後期，幾乎與紅教合流。此二派見行相似之處甚多，淵源亦甚長也。

- ③ 誅法紅黑曜——藏文作 Drag·SiNags·gzah·dMar·Nag·據云，此紅教誅法極為猛厲，輕易不用也。

- ④ 耳傳四河——耳傳即嘎居派，四河則不知何指，可能指四部密法，但又不像。岡波巴後，嘎居派分為四大宗及八小派，故四河經常指四大派而言，但此時岡波巴尚未遇密勒日巴，四大宗亦未形成，故絕對不是指四大宗而言。

- ⑤ 原文作刀劍地獄。

- ⑥ 三種修觀，可能指：身、口、意、之修觀方便。

- ⑦ 二門口訣，可能指：起、正、分之口訣。

- ⑧ 三種要時，可能指：醒時，睡時，或夢時。以上三個註釋，皆頗難確定其所指，蓋密法中，以數目字而代表之修觀法實太多，及不定故也。

- ⑨ 三種修要，不知何指。

- ⑩ 合等三要——人臨命終時，業氣自然入中脈，而引生死有之法身光明。在法身光明出現以前，有所謂：現、增、得、等境界，此時因業氣入中脈故，可使業氣有：入、消、合、等次第之修法轉變，此基礎，必需在生前修拙火，及光明、幻化成就，乃能有效也。此處所謂合等三要，大概指此。

- ⑪ 憤怒母——拙火之另一種譯名。

- ⑫ 密乘行人，爲了達成平等無畏之覺受，常在墳地，或屍林中修持。西藏人隨身皆帶一小便刀，以作切肉、切菜、割繩種種用途，幾乎每人必有一把，隨時不離身也，

- ⑬ 亦即具足種性資格之修密宗之女性，於無上密部，第三灌，修雙運法時，所必需之伴侶也。

- ⑭ 各種紅、白——此處所謂之紅、白、因素，實即陰陽也。中國儒道二家，皆以陰陽來表示宇宙間之二大原動力。密宗則以紅、白表示之。紅者爲拙火，爲陽，居於臍下而升於頂上；白者，表陰，居於頂，而其勢下降。二者會合於心輪，而開顯法身光明。

- ⑮ 無分別心，此處指密乘之離淨垢、等善惡、齊生死之種種越乎常軌之行爲。

- ⑯ 四喜——此即拙火成就法中，明點由中脈升降時，所生之四喜樂

- ，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喜。或名：初喜、上喜、離喜、及俱生喜。此四喜生時，極易配合四空之生起，故又常連稱為：四空四喜。

- ⑰ 格巴爲西藏人民之主要食糧，是一種炒熟之大麥粉，沖水或茶，成團狀而食之。

- ⑱ 無上密部之斷除淨垢分別妄想之方法之一，是用人類所認為最污穢之液體，如涎、尿、屎、痰、汗等，以爲供佛之清淨甘露，稱之爲五甘露，皆人身體所分泌之物也。

- ⑲ 耳傳，即口授傳承，或嘎居派，漢土以前，多稱之爲白教。

- ⑳ 辯論機詐——西藏佛學，承襲印度後期佛學之重邏輯，及語意名詞之嚴格定義，而發揚其精密之佛學。因此而發展了論辯佛學之種種軌則，及風儀。其論辯精微，剖理深入，比擬世界任何哲學，皆毫無遜色。其辯論某一佛學問題時，皆用口說，極少筆之於書。且立破雙方每一句話，皆必需爲一因明之「量」，極爲嚴格，又極爲快速。極複雜之思想及論理，皆由一簡單之因明「量」句，充分的表現明白。但立破雙方皆要打倒對方，所以漸漸發展成爲一種「破敵」之論辯技巧，而喪失推求正理之精神！此其流弊一失也。又因雙方出語皆用簡明之「因明量」而表出，所以極快。一二分鐘內，已經論戰了十幾個回合，此時爲求勝故，雙方用種種技巧，和「機詐」，用迂迴，埋伏，密擊，假退等方法，而誘使對方墮於負地。薩迦派祖師，於因明極善巧，爲辯論學創其始，白教後期，畧繼之。黃教則更發揚廣大，全力宏傳此「辯論式之佛學」矣。

- ㉑ 居無定所——西藏瑜伽行者之宗風，是盡量不常住在某一定處，通常只住一、二年，或數月於某處，然後就遷移至另一處，這樣就可避免貪執某一處所，和所接觸之人們。因此在密勒歌集中，我們看見密勒日巴之行腳，改變其住處。

請訂閱，請批評！

# 雲南佛教名勝

▷ 雲南省雙版納之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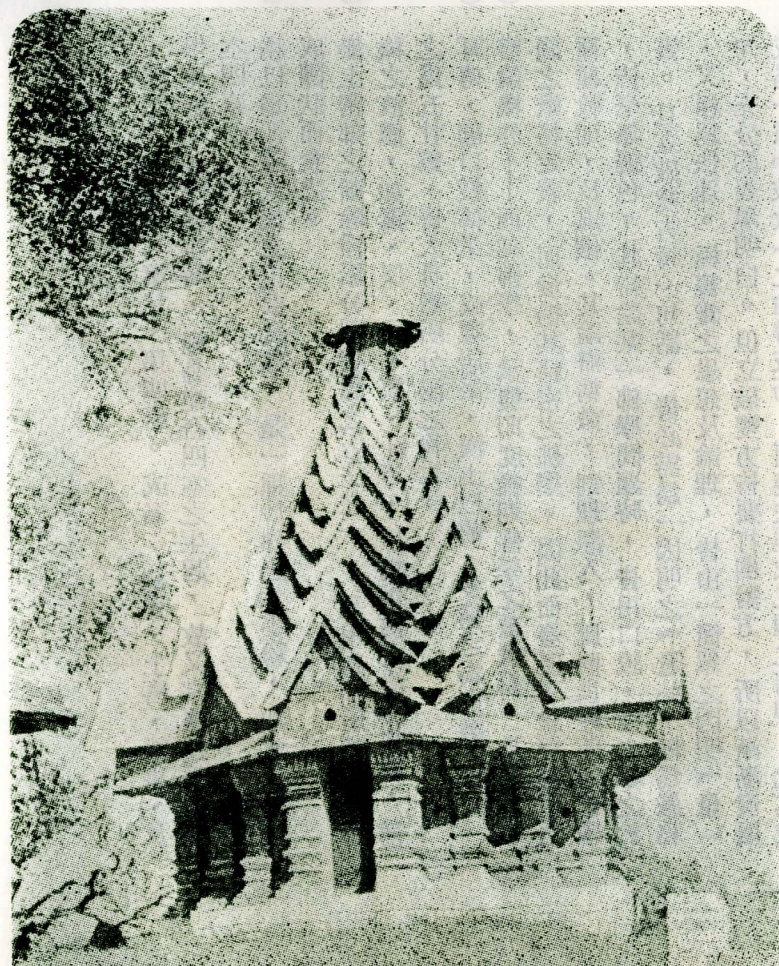


雲南省雙版納之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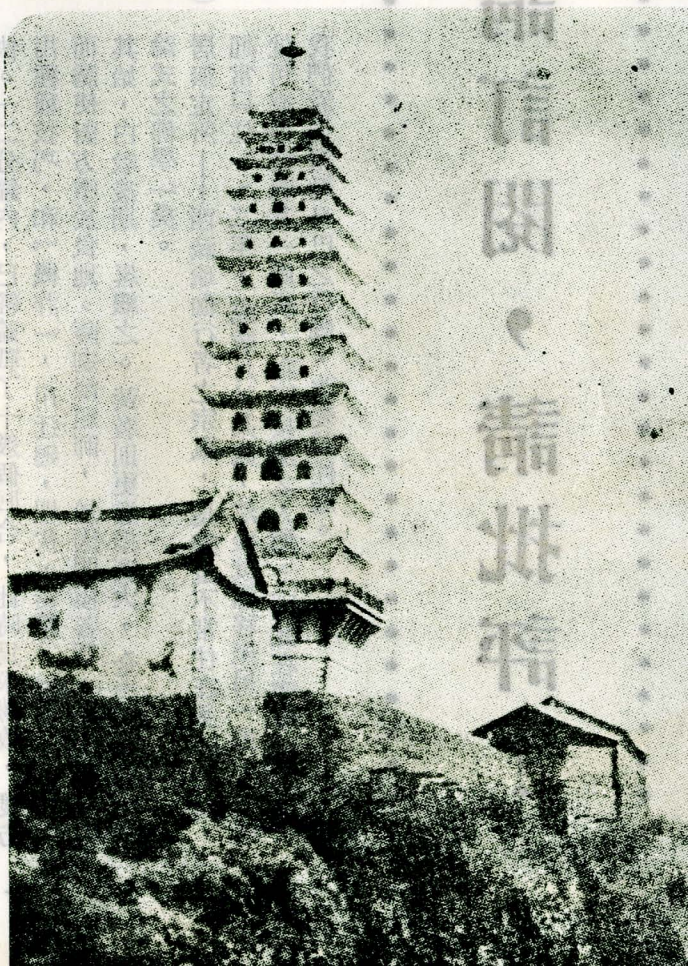
雲南省雙版納之佛寺

雲南省雙版納之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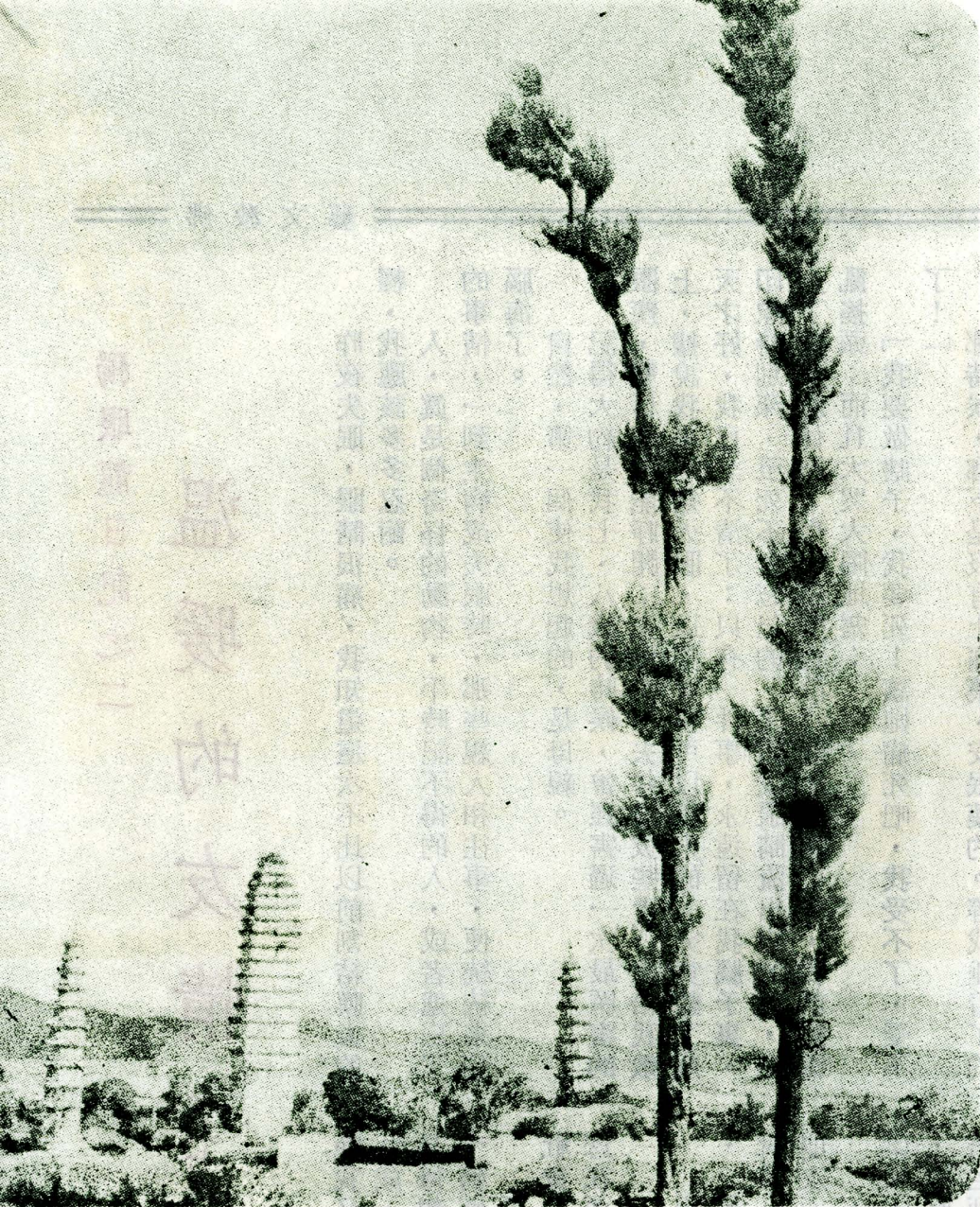
▽ 雲南省南嶠縣景大寺之八角亭



▽ 雲南麗江縣鶴足山頂之楞嚴塔



雲南麗江縣鶴足山頂之楞嚴塔



◁ 雲南大理縣三塔寺之三塔

佛敎  
勝不紹



◁ 雲南昆明市之圓通寺全圖

## 獨眼龍日記之二

## 溫暖的友情

一九七六，一，七，晴

張小雲

昨夜失眠，眼睛很痛，我知道這次不比以前割結膜炎的輕，我應該多多忍耐。

人，真是個奇怪的動物，平時記不得的人，或者遺忘了的事情，一到生病或失眠時，那些親人和往事，便統統來到腦海了。

自然，第一個使我想起的，是母親。

記得大約是我七、八歲的時候，曾經害過一次最厲害的眼疾，雙目都不能睜開；先母親自去井邊拔些青苔來給我敷上，據說我患的是火眼，這些青苔可以驅火的。究竟敷了幾天才好，我已記不清了；只有一件事，永遠留在我腦子裏，印象特別深，至死不會忘記的，是當我眼睛流出來的膿，把上下眼皮黏住時，用水怎麼也洗不開，每次一洗，我就痛得亂搖頭；而且大哭大鬧地鬧：

「我要做瞎子，我要死！讓她痛死吧，我受不了，受不了！」

那時候，鄉下是沒有止痛藥、安眠藥的。等我睡着了的時候，母親就用舌頭輕輕地舐出我的膿，我覺得非常舒服，在朦朧中，彷彿一陣陣清涼的風，輕拂着我發炎的眼睛，我伸出兩手，緊緊地抱住母親的脖子說：

「媽，這時候，我的眼睛一點也不痛，你再用舌頭給我舐吧。」

「乖孩子，只要你不痛，媽會天天給你舐的，一直到好了為止。」

後來我一想到媽媽用舌頭舐那些骯髒的膿水，喉頭就有一種奇癢，想要嘔吐的感覺，從此我才了解母愛的偉大。今

晚我又想到我去世三十九年的母親，假若她還活着，今年是九十九歲，她如果看到我現在的痛苦情形，不知要多麼難過，那一次是母親用舌頭治好我的眼病，當我重見光明的時候，我會發誓：「媽媽待我這樣好，我長大了一定好好地孝敬她老人家。」可是後來呢？我長大了，成了她的忤逆不孝的女兒，成了舊社會的叛徒，我從軍、逃婚的事，沒一件不使她痛心，母親啊，您在西天還恨我嗎？

卍

卍

卍

悶死了，晚上既然睡不着，白天應該好好休息的，我想看書，一隻眼睛實在太費力，趁着達明出去的時候，我偷偷地寫了兩封信，我用的是簽名筆，字跡很大，以後就實行打電報的方式和朋友通信，這個好法子，我相信對於眼睛是大有幫助的。

下午兩點十五分，葉敏大夫就來了，她是特地開車來送我去梁大夫診所換藥的。她是個大忙人，逢星期日都有人來請她看病，她吃長素，熱情誠懇，樂於助人。每天都在懷念她已逝的王弄書老師；我們的交情，也像她與弄書的一般，只要我有事找她，沒有不丟下她的工作來幫忙我的。

梁大夫看了我的眼睛之後，非常滿意，他說：「長得很好，下星期一可以拆線了。」

我不敢把昨晚眼痛失眠的事告訴他，更不敢說我用一隻眼睛寫信，寫日記；因為梁大夫再三囑咐我，千萬少用眼睛，多閉目養神，可是我，除非把雙眼都罩住，實在太不習慣了。

林寶權大姊，每天都有電話來慰問我，她太關心我了，有時我心裏有什麼事情難過的時候，就打電話給她，她總是把我教訓一頓：

# 談園林思想

田博元

「有什麼可以使你煩惱的？一切看開，放下，你就心安理得，自由自在了。」——這正是佛家告訴我們修養的方法，我對於「看開」，早就作到了，只是還不能「放下」，所以我至今還得不到「自在」。說也奇怪，每次經過林大姊一罵，我就覺得很舒服。我欽佩她的修養到家了，我應該向她多多學習的。

今天收到六封信，有三封是學生寫來的。子培的英文信

去歲初秋，在一個偶然的殊勝因緣中，得與舍弟博堯、楊媛同學敬陪曉雲法師漫步陽明山道中。時值薄暮，群鳥歸巢，秋蟲新鳴。舉首仰望，峯巒聳立，迎面逼來，低頭俯視，溪水潺潺，直奔西流。斯情斯景，使人倏然忘機，幾不知置身何地。曉雲法師神情靜穆，風致飄逸，口咏憨山禪師的山居詩：「幽巖蘭蕙有餘芳，習習松風送暗香。暫借聞香開性地，勝傾甘露灌枯腸。心心直入蓮華藏，念念常明般若光。知足便登兜率界，何勞此外覓西方。」聲透禪機，如梵唄，感人心肺，久久猶縈迴不已。

曉雲法師慨歎末法時代，世道衰微，人心迷亂，不禁精神寥落，悲憫滿懷。世尊當日悟道成佛，即肯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所以「人人都可成佛」。可悲的是眾生雖具足佛性，懷有成佛的本性；却會因愚昧於昏迷，性德不彰，以致沉淪苦海中，不克自拔。然而眾生有病，即我有病，這正是懷有悲心的智者所憂心忡忡的事情。處今之世，宜開示何種法門，最能方便眾生彰顯佛性，明其明德，漸啟智慧，漸消煩惱，而至離苦得樂，更發悲願自利利他，而莊嚴淨土；佛陀昔日修道於山林，成道於樹下，講道於園林及靈鷲山上，園林山水似與佛陀結有不解之緣。試觀中印古代的禪林生

，一封比一封進步。我的英文日見進步，有時我翻翻過去寫的英文信稿，比現在的通順多了，可見不進則退，是千古不變的道理。我最傷心的是記憶力衰退，讀過的生字，幾分鐘就忘記了，常常表在手上到處找表，戴着眼鏡找眼鏡，是常有的事。自從搬到這座新公寓來，我已經對自己鎖在門外三次了，達明諷刺我，建議我把鑰匙掛在脖子上，我哈哈大笑，不料前天真的看到一位老太太從衣領裏掏出鑰匙來開門，唉！可憐的老人！

活，自然的涵養與禪機的活潑，二者關係至為深切。所謂「心地無風濤，所在皆青山綠樹」，普明禪師牧牛圖頌第十雙泯：「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含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中國文人如陶淵明的歸返田園，質性始獲自然；王維的徜徉藍田別墅，而心境始得曠達；蘇東坡對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成其行雲流水的風格。凡此，足證園林山水對於人類心靈的啟示薰育，誠有無限的助益。因此，當今之世，要想挽救人類心靈的失落，提倡園林思想，正是最佳的方便法門。而園林文學便是表現園林思想的文學創作，是心靈受自然啟發而創作的文藝作品。提倡園林思想與園林文學的動機，就在此一秋涼的初夜，在陽明山中蘊釀而誕生了。

園林思想，即是自然思想；園林文學，便是自然文學。斯時斯地，提倡園林思想，並非鼓舞人類以園林山水為心靈避難的場所，也非單以園林山水為心靈寄託的境地。最重要的意義，是希冀藉著園林山水的觀照，找回失落的心靈源頭。當日希遷石頭禪師開示門人說道：「自生至死，只是這個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提倡園林思想，正是要吾人藉助大自然的啟發，有個「回頭轉腦」的轉機。使我們能借路返家，找回自己生命的本真，進而生放下提起的悲情。假若純以園林山水為欣賞的對象，而風雅自許

，灑脫自高。終究祇是進去，而沒回過頭來；只是放下一切，沒再提携起來，而設若以園林山水為逃遁隱避的地方，則更是大錯的事情。

自然界給予人類的啓示，至少有下列幾點：一是和諧的現象。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高明如天，所以覆蓋萬物，博厚如地，所以乘載萬物，各安其位，各司其責，使萬物並生而不相害。又如四時的運行，日月的代明等等，在在都顯示極為和諧的現象。所以天道是和諧的極致，如斯圓滿而無憾。人類為萬物之靈，以異於他物的靈性，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領悟宇宙生生不息，亙古不變的消息，知道人類生命要能綿綿不絕，歷久彌新的要訣；和諧才是生存之道。談和諧，首先要要求個人心靈的和諧，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個人心靈和諧，推己及人，始能與人和諧相處，使人際社會，充滿和樂安寧。推而擴之，更能與物和諧相待，所謂：「民胞物與」，而達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此，始是人格圓滿的極致，無憾無漏，而又中規中矩。這樣美麗和諧的人生，使得人文世界充滿活潑創造的生機，也使得人類社會，得以不斷進步推展，而歷久彌新。

其次，自然界顯示吾人生命的真諦。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荀子天論也說：「天行有常。」天道的運行，有其恆常不變的規律性，這個恆常的規律，便是宇宙永恆生命的體現。禮記學記謂：「天時不齊」的正確，春夏秋冬都有其時而不得齊一，但唯其如此，天德乃成。春夏花卉自生，蓂莢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蓂莢自生，這是生命的自然現象，所以，我們眼看春紅盛開了，秋華凋萎了。無數的生命都在浩瀚的宇宙間，倏生倏滅，循環變易不已。但在此變易之中，却有一不變的體性。儘管花開花落，物生物滅，但是「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自然的生命，是永恆不息的。試看天體的運行，是如斯的剛健不息，日月的升降，晦明的交代，晴雨的不時，秋冬的來往，在在顯

露恆常不絕的生機。就個人小我的生命，短者十數寒暑，長者百數年華，較之無限的時間，終究是瞬眼雲煙，曇花一現而已。但是，大我的人類生命，却有賴小我生命的傳承而延綿不絕。譬如薪火相傳，薪盡而火傳，亙古而常新。因此，生命的意義，乃在創造繼起的生命，使人類的生命永恆不息。夫是，則個人生命得以承先而降世，真是值得珍惜愉悅的。因此，如何善待這個小我的生命，使得生命的火種得藉肢體的薪柴燃燒起來，以照耀人類，傳遞後人，不正是個人生命的真正意義。如此，宇宙有其永恆的生命，而人類也有其永恆的生命。

如此說來，大自然真是人類性靈最佳的鑑照明鏡了，透過天地自然的觀照，使人類得以澈悟和諧的要道與生命的真諦。上天待我，何其厚博，我們怎能不去善用這無盡的精神資源。事實上，自然界給予人類的啓示，除上述以外，更顯示吾人真如自在的天德。所謂：「大自然即大自在」，「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天地自然自有本地風光，自然的妙景，如高山流水，花草樹石，處處顯現本來的天真，鳥語蟲鳴，松響泉咽，也都透露活潑自在的生機。而人，生命的自然，也自有本地風光。可惜人類的性命因物欲的蒙蔽，而受到極深的斷傷。心鏡蒙塵，自不能透露真如的本性。假若能藉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洗去心靈的塵垢，而與萬化冥合相應，進而物我雙忘，神棲大化；自然妙智中生，憑此妙智，藉以觀照生命的源頭，則心得自在，渾然光明；進而悲智滿懷，生出度人覺世的悲願，而以莊嚴國土，成就衆生為標的了。

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樹一石，莫不充滿無限的天趣，祇看自己如何去參遊妙化了。然則，這並非意味我們要浪跡山林，標高以自許。而是希望從現實的環境中，自己能打開心靈的窗，去領略宇宙的景色。所謂「本地風光無限好，落花水面皆文章。」推窗望月，人與月是圓融無礙的；花香鳥語，也正是自己性分中的活潑生機。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吾人能深深品味此園林思想的三昧，庶幾不失提倡園林思想者用心苦意的所在了。

# 從兩本小說談佛教文藝

葉 香

~~~~~「天人五衰」和「水月」~~~~~

最近，常常看到有關推展佛教文藝之文章，篇篇都贊成佛教文藝之重要，篇篇都呼籲大家發心努力執筆，這些，無疑的，給佛刊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

前幾天，我讀了兩本深深的震撼了我心弦的小說，好像滿天雲霧，突然出現了光輝燦爛的星光。

這兩本都是日本小說，一是川端康成著的「水月」，一是三島由紀夫的「天人五衰」，從故事情節上，我們可以看出都是具有蘊藏着濃郁的佛教思想。或有人會說，這有什麼奇特，佛法不離世間法，例如「紅樓夢」告訴人「富貴榮華一場空」，不也是佛教思想？即連最簡單的偵探漫畫，不也都強調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也是佛教思想？的確是，不過，所謂佛教文藝雖然包羅萬象，而本文所指以及教界所需的是：針對現代人趣味，以感性不以知性的文筆，以詩歌、散文、小說等容易使現代人接受的體裁表達出來，古典許多名著固然可以找出其佛法的背景，但它們是古代的，不如以現代背景來表達更為親切，好比社會文學，雖古代名家輩出，文壇仍需要有新的創作。

「天人五衰」這書名是佛學名相，一般未涉獵佛法者很難了解。那麼，作者如何傳達他的思想給讀者呢？這是個難打通的關節，而作者三島由紀夫的處理方法太好了，首先，第一篇，全部描述駿河灣海，以海鳥、貨輪、潮水、陽光、雲、海鷗等等，勾出「這個世界原來就不許那麼平穩無波的吧」。暗示人生就是一連串的動蕩與苦難，即使美景如畫（美好如天人）也難逃傷逝的命運；接着，本書主人翁出現了，是一位七十六歲的退職法官，作者安排他的妻子已死，又

無子嗣，所以他和一女伴過着悠然的林下生活。有次，他們去看一齣「羽衣」的歌劇，「由兩個漁夫連吟開始，其中一個吟誦『萬里好山雲忽起』之後，看見松樹上懸掛一條美麗的長絹，正想取下來帶回家去，突然有一個天人出來阻止，但他不理天人的勸止，天人失了長絹，便不能回返天庭，於是嘆詠道：『白龍絹衣豈可獻，淚露玉鬢共花殘，天人五衰眼前現……』」觀完劇，女的唸着這首詩，很自然的問：「天人五衰是什麼？」男的正好「不久前做了天人的夢，事後在佛書上也查了關於天人的記載。因此，立刻能對答如流：『所謂五衰，便是指天人命終時的五種衰相而言，因出典的不同，說法也稍有出入。』」接着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很詳盡的列舉增一阿含經、佛本行集經、摩訶耶經、大毗婆娑論等經典如何對這個名詞做大同小異的解釋，接着，又描述他從前曾在京都北野神社參觀過的『五衰圖』，把天女們由美好的盛景慘遭衰運的可怖相表達出來，此後故事的發展似乎與天人扯不上關連，事實却是緊緊的被扣住於一個盛極必衰定理上。不禁想起成佛之道的歌詞：「有海無邊際，世間多憂苦，流轉起還沒，何處是依恃？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國家治還亂，器界成復毀，世間諸可樂，無事可依恃。鬼神好凶殺，欲天耽諸欲，獨梵依慢住，亦非歸依處……！」

前面說過，本書男主角是一位七十六歲的老人，有一天，他旅遊海港，認識該地區的通訊員，通訊員是一位十六歲的少年，男主角無意中發現少年的腹部排列着三顆黑痣，不禁驚訝萬分，他想，會不會是十六年前死去的某友人的轉世？因為他曾在另一友人的「夢的日記」內看到有關三顆痣的友人死後將會轉世的記載，於是他調查這少年，發覺他是一名孤兒，乃收養他為義子，

給他好的吃穿，好的教育，匆匆四年過去了，少年長成了，雖然聰明慧黠，却沾染了濃重的執拗子的壞習氣，男角非但管束不了他，且常被氣得周身病痛，當他想起那本「夢的日記」曾載明這少年到廿歲必死無疑時，心中不由竊喜，等待着，等待着，他深信他必能比其義子長命，因此，關於自己被義子趕出的事，也不太悲傷了。可是，奇怪得很，一年過去了，義子仍然活着，毫無死亡的癥象，而男角自己却更加衰頹，他想，那本日記大部份都靈驗，這次怎麼會出錯？莫非這個有三顆痣的青年不是那個死去的友人轉世？莫非另個真正的轉世之友人？他痛苦，他不顧崎嶇山路造訪六十多年前認識的一位尼師，老尼師以睿智的神態却怎麼也想不起過往的事，她說：「記憶是多麼淡遠的東西啊，近看，它只是虛幻的空華罷了。」男主角終於體悟：「那麼，我這個人的存在也……」老尼回答：「這也是看你怎麼想了！」男角總算打開了多年來心中的鬱結。

另一是川端康成的「水月」，鏡花水月，典出佛教，却被廣泛的使用。

這是個短篇故事，述一對夫婦，男的長年臥病在床，女的為了解除丈夫的無聊，乃取一面她梳妝台上的小手鏡，讓他病中把玩，於是，丈夫就常常用鏡子照着在菜園工作的太太談天說地。日子久了，「不只是京子（太太的名字）、菜園、天空、雲兒、雪，還有遠方的山和近處的林子，照過月亮，也照過野花和飛翔着的候鳥。行人在鏡子的路上走着，孩子們在鏡子的庭院裏玩耍。」「可以在小鏡子裏看到的世界，有那麼寬廣，那麼豐富，連京子也大吃一驚。一直以爲鏡子只不過是化粧用具，用來整容理貌而已，小手鏡更只是用來映照後腦後頸罷了，而在病人來說，竟然成了新的世界。京子坐在丈夫的枕邊，一起看着映在鏡子裏的世界互相聊着，不知不覺間，京子也分辨不出肉眼所見的世界與照在鏡子裏所見的世界，彷彿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新的世界在鏡子裏給創造出來，甚至覺得鏡子裏的才是真實的世界了。」

「以上不厭其煩的抄錄兩段，希望讀者注意後面兩句，後來，丈夫死了，他用那面小手鏡陪葬，最後她改嫁了，却幾乎不能適應新的生活，腦子裏常浮現鏡子裏美麗的世界。有一天，他忍不住溜回與前夫住過的高原，「接觸到清涼的空氣，馬上就舒服了，好像附在身上的魔鬼走掉了，恢復了本來的自我。京子奇異地站住，看看環繞着高原的群山，微藍的青山輪廓，鮮明地聳出天際，使京子感覺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世界。」這一段又是跟前面兩段成了鮮明的對比。

筆者介紹這兩篇小說的用意，供有心於佛教文藝創作者的一個參考，在面對浩瀚佛海於採擷寫作題材，能作靈活的運用，一如川端和三島那樣！

## 山居詩

并序

（續上期）

敏智

二〇

扶節直上絕峯頂  
那堪宇宙鬼神咽  
流落異鄉爲異客

北望河山破不全  
身棲海島思唐世  
去歸何日復何年

不幸乾坤牛馬走  
心慟神州湧淚泉

廿一

六月高山清冷境  
未着葛衣百結裘  
小年夏日剎那過

涼風颯颯極優悠  
旭日穿窗蝴蝶夢  
蓑爾乾坤一浮漚

不搖羽扇三秋氣  
蒼松閒步鳳凰頭

廿二

雲內青山雲外現  
山色共宣微妙談  
出神入化靜觀得

依稀仙境望難探  
碧海魚帆波浪立  
物我雙忘老學庵

溪聲齊出廣長舌  
蒼穹鳥跡銀鈎涵

廿三

日日山居不出廬  
一字法門難盡書  
百年世事均如夢

談經說法圍龍魚  
認影迷頭妄作業  
幻海浮生老步徐

千如性界非多體  
酬因感果豈毫虛  
（未完待續）



# 佛青會的故事

無意

題中的「會」字要解作群英會之「會」。一九七六年七月三號，美國兩百足歲生日的前夕，學佛青年們有個比生日之樂尤樂的集會①。

花香鳥語的五月之末，世界宗教研究院副院長賀國權先生到長島菩提精舍要我隨他到車程一小時以外的 Bayshore，為的是搬運一批為數可觀的贈書到該院設於石溪紐約州大的圖書館。

車上，賀先生忽然問我是否吃素。

我說：「是的，我吃半素。」

「什麼吃半素？」

「就是吃的東西葷素參半。」

賀先生為之大笑：「你這是吃的那一門子素？」

我忙正色補充道：「不過哥大佛學社每有集會，我做的可全是素菜。」

「外加你的拿手，八寶飯。」

「賀先生這麼想念八寶飯嗎？倒也是的，紐約方面接辦旅美佛青會以來，尚未集會，也該聚一次了。」

「是啊。最好選個 long weekend，讓大家都來。」

所以說，這次集會乃因「賀先生與八寶飯」而有。

打鐵趁熱，眼前便有個國慶 long weekend。於是和佛青會新任會長范進福醫師通了個電話，問他七月四號禮拜天猶要值班為救世醫人忙否？他曰否。我說那麼來個佛青會如何。他曰可。繼而我光想是吃個飯，商量點事沒大意思。哥大佛學社顧問羽毛田義人教授前年回日本時編了一本 Shingon Buddhism Service Book

（真言宗儀式書），請他為大家把這儀式演示一番，豈不是好？教授聽得這意思，欣然便允。可是過了一天，他來電話說七月四日紐約港賀國慶的帆船雲集，大家要跑去看船，所以時間宜改。好在范兄七月三號週六也不值班，就這樣把時間提前了一天。得仁俊法師慨允借大覺寺為會場。於是打出一封邀請信，由旅美佛青會及我負責的哥大佛學社具名。又想及 MIT 也已成立佛學社，因與連豐藏同學聯絡，請他們的學社也出面。後來連同學來電話說社友都希望會期能避開國慶假日，可恨那時箭已離弦，無可再改；并創會人波斯頓的李金玉也以兼當兩個護士，分身乏術而不能到，實為美中不足。

哥大佛學社新得博士學位的 Mr. Birnboum 及其妻住在 downtown Manhattan，向北開車到大覺寺可以經過羽毛田教授的寓所，因此我請他們屆時接教授來寺，他們夫婦以此為他們的 pleasure。不料過了幾天，他們卻說國慶假日要離紐約他往，也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七月三號中午搭林雲傑、何麗卿夫婦的車子由長島到寺。車子不敢進 Manhattan，因為有遊行，怕交通管制，連帶地也就不能到中國城買菜，只好將就在超級市場買了。

到寺時兩點鐘。問訊三寶，直趨地下室廚房。時間急迫，手忙腳亂。幸得何麗卿從容策劃。只有八寶飯事先做好，可以上爐，文火慢蒸。又想到該打電話告教授以由地下鐵路到大覺寺之道；好在教授說他隨我到寺兩次，不致迷路。教授任教哥大有年，也沒買部車子；因想起他曾跟我說他有維摩詰宏教護法之心，惟

是無其財耳；他又曾有放棄教職爲世界宗教研究院譯華嚴爲英文之意，私下表示每月只要有數百元聊以糊口，別無所求。雖以茲事體大，他終未敢輕於著手，那種安貧樂道的精神，實足爲式。

三點多，范進福兄跑到廚房來，我說：「你來啦，好極了。」

他說：「羽毛田教授也來了。」我聽了越發心裏慌。又問他：「太座和小孩呢？」他說：「太座吃藥有反應，因此連小孩也不能帶來。」我說：「你是醫師，幹嘛在這緊要關頭拿會起反應的藥給她吃。」他說：「以前也吃這藥，不起反應的。」真是魔障重重，他久有心帶孩子們到寺，爲他們種點菩提種子的，畢竟不能如願。他又說他自己也險些因此不想來了。好在沒有成真，不然，長坂坡裏少了趙子龍，還有什麼戲唱？

吳炫三到，問我不是想約他在中國城採購，怎麼不聞電話？我說怕交通管制，改上超級市場了，希望沒把他綁在家裏等我。他說幾乎整個上午開車爲找新 parking 位置忙（車子老停路的一邊，警伯便來了），所以幸（或不幸）未在家。我便告訴他我的一句名言：「To have something is to have trouble。不如學密勒巴巴，捨棄一切，快活自在。」

林明珠未到，電詢底事稽延。她說安頓好家事就來，並會帶一盤香菇炒什麼的。我聽到香菇二字，就像沙漠旅人聞得綠洲在望，連說：「快把你家裏所有的香菇都搜括了來吧。」那知左等她不到，右等她不到，總因家累之故；而菜不能不煮，靈機一動，向知客通如法師求救，果得一大包，這是後話。

San Lamberg 提了個錄音機來，問會場在那裏，爲不虞之喜。他原是寺裏的常客，不過這一陣子似乎未見。我答在觀音殿，范兄說何不在地下室餐廳一貫作業。我說殿裏有佛在。他說焉有無佛之處②。說便這麼說，凡夫未免著相。

鐘鳴四響，大家脫履魚貫入殿，跏趺而坐。范兄致開會詞後，請我介紹法師們及教授。我說他們都是這五濁惡世中不可多得的人。繼請住持仁俊法師致詞。法師猶未開口，賀先生喊我名字，示意我翻譯；我又喊他，他已如老僧入定，這是又把皮球踢過來了。法師道：「今天大家在此開會習儀，個人深爲歡喜贊嘆，

完了。」我說法師備有講稿，尙請一說。法師答此稿未先請譯者過目，恐譯者爲難，不說爲宜。這是長者悲心。後有美國同學問我，法師何以不開示，我戲答 He said the translator was too poor，羽毛田教授聽了直笑。

繼請博士法師聖嚴致詞，他說：「我去年從日本立正大學得學位後來此。今天見到羽毛田教授有如見到親人一般。教授要帶領各位演習的儀式乃屬眞言宗，這是日本傳自中國的密宗。大乘佛教有顯密兩大宗派，其中又各有支派。接引的方法雖互不相同，而其著重戒定慧的精神與原則殊無二致。希望大家今天習後回去都能保持勿忘，繼續修習，必然得益非淺。」又說：「會前教授和我談及此時此地我人修習佛教須是特別強調持戒，本人深爲同意。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戒實是三學的根本。佛法由解而行，戒也是關鍵所在。」

復請通如法師致詞，謙辭至再。

於是教授發給每人一冊儀式書。他先簡介眞言宗的歷史，繼說這本小冊子是他回日本時應 Koyasan Shingonshu 之請，爲便英美人士行眞言宗儀式而編的。Mr. Tang 要我來演示一番，這還是實地應用此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接著他領導大家五體投地禮佛，然後依書念咒習儀。關於弘法大師空海的眞言宗及這本小書的內容有待專文介紹，不贅述。隨後有個問題與討論，我不能參加了③，要趕快入厨操鍋鏟。林雲傑、何麗卿參謀兼打氣協助。看到吳炫三太太帶小女孩桌邊立。我說你幾時來的，怎麼觀音殿裏不見。她說早隨先生來了，怕小孩吵，所以只能車中坐，剛剛才進來。怪可憐的，其實小孩來寺是好的，也是受歡迎的。

林明珠終於到了。時已過六點，殿中之會既散。她帶來巧克力一盒，香菇一包。香菇則緩不濟急，巧克力却正好藉之上樓向與會者徧打招呼曰晚飯不消須臾可辦，不得有等得不耐煩走掉等情事。賀先生說別担心，我們知道你做得賣力。我回厨房，便要搖鈴開飯。餘人曰稍安勿躁。有頃，又欲舉鈴而搖之，餘人曰未可。吳炫三等下來探虛實，我說搖鈴。吳說真的嗎。我說真的。賀先生說這還有什麼假的。便有人搖鈴數下，大家坐滿兩圓桌。

聖嚴和通如法師各領一桌（仁俊法師過午不食的）。紛紛上菜。我坐通如法師之旁，聽法師偶及密宗的活佛（Rinpoche）一詞之義，頗長見聞④。過了一下，何麗卿問八寶飯何時來。我說就來，於是就來。八寶飯每會必有，實宜止之。但也如詹居士勸吾「陶潛止酒吾止詩」而復嘆曰：「是真不能止矣！」我說這八寶飯是壓軸戲了。賀先生說：「Do you mean this is the last dish?」我說：「That's implied。」這時范兄起而介紹佛青會兩年多以來的簡史；言畢，我過去咬他耳朵道，你沒有請大家樂捐結緣？他說你說。便說如是：「I wish to say something that our president would not like to mention.....」話猶未完，笑聲已起。

八時正，教授起辭，大家鼓掌致謝。我送他到車站；應到下行車站，談著談著，竟去了上行車站，只得回過頭來重走。回寺見林明珠及吳炫三夫婦正在廚房埋頭洗碗，洗得不亦樂乎。

賀先生、范兄及其餘佛青會員圍一圓桌而坐。吳炫三事先帶來油畫的佛青會徽。一個青色的圓環，白底。內有大紅的古象形文「山」字。山的三峯同高，中間一峯之上有一塗金的圓。是我的設計，所以大家要我作一說明。我說這會徽可以簡括地稱為「爐火純青」。青色的圓環是圓的青，純的青，青草綠樹的青，青年佛子的青；白底意味著潔白、坦白；紅色的象形山字代表鮮血的紅，火燄的熱，須彌山的高廣，蓮花的莊嚴神妙；三峯可以是三寶、三學、三藏，乃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金色的圓象徵諸佛菩薩的金色圓滿之身。這會徽的好處是構圖簡單，能執筆的人便能畫；而義涵豐富，說之不盡。問大家可用否？桌上的人沒有異議，但說還要問廚房中人，於是把圖提到廚房。那林明珠看了一眼，便說大家怎麼說怎麼好。於是決議刊在「學佛青年」上看各州會員的反應，賀先生說彩色印刷恐怕很貴。我說若貴得不像話，吳炫三已得錦囊中之妙計一條：印成單色而註明青紅皂白，讓大家去觀想。

又談到「佛青」印刷及稿費的問題。范兄力主應有稿費，約在千字八元之譜，大家也一致同意。賀先生說稿費是對作者的一種鼓勵。我說實在更是對作者心血的尊重。可是財源頗成問題。

我後來想到也許可以請周師宣德從慧炬社代辦的各種獎學金中提取一極小部分作此用途，其倡導佛學寫作的效果當不在種種獎學金之下，並且「佛青」也歡迎國內同學來稿；此議想或可蒙周師同意。如有大德發心捐款，我們還望在慧炬社寄存一筆「佛青基金」。至印刷問題，已蒙周師慈允由慧炬代理，細節待商。時將九點，諸人賦歸，我獨留寺，至次日參加晚課後離去；是日為美國國慶，寺外種種熱鬧，寺中週日例有的誦經說法暫停。而三位法師讀經寫作如恆。不為有益之事，何以不虛有涯之生。雖然每次集會一波三折，成敗不可卜，我又已考慮說動范兄請聖嚴法師作一次演講了。

附註：①以前哥大佛學社一次集會世界宗教研究院沈院長家楨托

賀先生帶一短箋，祝「法樂無邊」這次周師宣德也來信祝此會「法喜充滿」，世間之樂無有能比法喜法樂者。

②想他是暗指某禪師唾佛，為僧所斥，禪師云拿無佛處來我睡的故事。

③後問王明怡，教授有何言說。他先說記不清。一再追問。他說，教授提到誡（commandments）與戒（precepts）的不同。大抵守誡受命於上帝而持戒為自發。我說，夠了，利根人當由此頓悟兩教的根本差異。

④陳秋榮告我以殿中之會散後，她和同來的二三友人和聖嚴法師談得契機。可見同一集會之中，衆生隨類各解。

（上接第33頁 與中東國家留英同學談佛學）

4. 這篇講稿，當時的「目的」是效法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告訴人們：他們有佛性，他們將來會成佛，他們與佛平等，不是佛的「奴僕」。喚起人們對「生命自性」的自覺。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本文是達到了它原有的「目標」的。

5. 本稿由學校印行，發給本班同學閱讀之後一起座談，同學們提出疑難，由筆者解答，時間約達一小時。

永明編譯於愛丁堡

# 與中東國家留英同學談佛學

馮永明

## 一、『佛』的意義是甚麼？誰可成佛？

首先，我要指出，在佛學裏最重要的課題——就是處理『生死大事』的問題。這課題的產生，我們應溯源於古印度（釋迦佛）時代。我們知道，印度天氣非常熱，一切昆蟲、植物、的生命都很短促；昨天有成千成萬的昆蟲誕生，今天却有成千成萬的昆蟲死亡。它們繁殖快，死亡也快。它們匆匆地來了，又匆匆地去了。總而言之；生命存在就是如此的「匆匆」和「促促」。就是如此地「無常」，如此地「痛苦」不由自己。古老的印度民族面對這「生死」和「匆促」的問題特別敏感，並且對它諦審、思維。一切的佛家哲學都由這一點而展開，而成其理論體系。『佛』的意義也由此而得以成立。當某人超越了「生死」，到達「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這人被尊稱為『佛』。

緊接着呈現的問題則是：誰可以成佛？誰不能成佛？關於這問題，妙法蓮華經及大涅槃經明文指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成佛』。

然而，扣緊而來的另一問題，是要問：「為什麼」能成佛？（Why？）「如何」成佛？（How？）關於這些問題，佛經提供了千千萬萬的具體方法教導眾生。在這裏我簡單地運用佛家兩個基本觀念，向你們解釋；第（一）是「十法界」的簡義。第（二）是「佛性」的意義。

## 二、佛學裏兩個最重要的基本觀念：

### ①「十法界」的簡義：

- 十法界：1. 餓鬼  
2. 地獄  
3. 畜生

4. 阿修羅（他們享受天福，但缺乏「天」的德性）。
5. 人類。
6. 天人。
7. 阿羅漢。
8. 辟支佛（他們的地位和智慧比阿羅漢稍勝一籌，且通常不必老師指導，憑藉自己的智慧而到達這境地）。
9. 菩薩（他們在步步趨向涅槃，但仍未達到。與此同時，他們具有內在的大慈心和大悲心，外施與一切人）。
10. 佛（見上述）。

以上是十種不同的生命形態，我們佛家叫它為「十法界」。人們死後，變現成那一種生命形態？這完全由人們自己的行為而決定。變現為「地獄」？變現成「天人」？變現成「菩薩」？這完全非決定於上帝的「意志」或國王的「命令」。——人的行為是「生命形態」變現的唯一因素。「行為」是種子，「生命形態」為果實。我們佛家譬喻它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到這裏，問題便呈現出「如何」才能擺脫「地獄」、「餓鬼」、「畜生」等痛苦的生命形態？（這即上述How的問題）「如何」才能步向「菩薩」、「佛」的涅槃境界？在佛經裏，就是扣緊這些問題展開討論和解答，並且給人們提供了千百的方法和途徑。——通向涅槃、超越生死的途徑。如果您們想知道它們，請翻閱佛經。——在這裏，基語言雙重隔膜，我祇能作指點式的簡介。「十法界」義，至此亦暫畧。

②「佛性」的意義：在上面，通過「十法界」簡義，介紹了佛學認為「人的行為」，決定了人們的「生命形態」，點出了佛學由此基源而展開其「如何超越生死」的理論。但是，「如何超越生死」？這課題祇是佛學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體。佛學的另一課題是「為甚麼」能超越（這即上述Why的問題）？關於這

問題，佛典在「佛性」上予以論證。下面我簡述「佛性」的意義。「佛性」，是人的本心自性。（The Human Nature）。是「般性智照」（The Pure Understanding）。是「無知」的「真知」。它超越了一切經驗性的「知」和「覺」。

佛經認為一切人都有「佛性」——本心自性——般若智覺。但它們完全被經驗性的「知」與「覺」覆蓋了。甚麼是經驗性「知」？經驗性「覺」？人們的思想、人們的視力、人們的聽覺、觸覺、嗅覺、人們的「理智」、人們的感情、人們的聰明、人們的知識……等等覆蓋了他們本有的「佛性」。這一大堆東西都是表象，不實而虛幻的。它們遮蓋了「佛性」的本體。並引導人們做種種「行為」，這些「行為」產生力量，把他們推向「地獄」，推向「餓鬼」，推向「畜生」的道路上。他們的「生命形態」就是如此這般地被「行為」決定。當人們停止他們的「知」和「識」，不想、不想、不看、不聞……與此同時，人們當下便發見本有的「佛性」如如地呈現。當下「照見」真實。這時便成佛。這時也永遠結束「地獄」、「畜生」等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態。也沒有「生」和「死」。住於涅槃了（Dwelling in Nirvana）。

附記：1. 這篇講稿，先用英文撰寫，然後譯成中文，這是第一次嘗試。

2. 聽象是「海外留學生」英語本班同學。他們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地同學。他們都是第一次接觸佛學，所以「聽」比較困難，「講」也比較困難。各各語言不同，祇以英語作媒介，傳遞意義，所以「語言雙重隔膜」，也是一重困難。基於此，所以「選材」、「剪裁」、「凸出主題」……各方面也特費心思。所以某些重要的意義，不能不以「籠統」的方式把它們歸納或省去。但我自覺上述是盡了能力「如實」地說。

3. 講稿的「語言」，基於翻譯關係，同時也基於聽象的「機性」關係，不能不暫時放下天台「家法」和「術語」，採用若干新名詞，然而此乃屬「方便性」、「臨時性」而已。相信有識之士，能體諒到的。（下轉第31頁）

## 內明雜誌訂單

茲附奉 現金 / 支票 美金 / 港幣 元 角。

訂閱內明雜誌全年 / 半年（自第 期起至第 期止）請以  
平郵 / 空郵寄交下列地址：.....

先生 / 女士收。此致

內明雜誌社

定閱人.....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定價表 | 本港   | 半年      | 港幣 | 12.00 | 台灣<br>日本<br>泰國<br>菲律賓<br>新加坡<br>馬來西亞 | 全年 | 平郵 | US \$ 6.00 | 美國  | 全年 | 平郵 | US \$ 7.00 |
|     |      | 全年      | 港幣 | 24.00 |                                      |    | 空郵 | US \$11.00 |     |    | 空郵 | US \$20.00 |
|     | 另售每本 | 港幣 2.00 |    |       |                                      | 全年 | 平郵 | US \$ 7.00 | 加拿大 | 全年 | 空郵 | US \$11.50 |
|     |      |         |    |       |                                      |    | 空郵 | US \$15.00 |     |    | 英國 | 全年         |



## 瞿曇佛陀傳

中村元著  
王惠美譯

(續上期)

這時，有某天人靠近我的身邊，而這樣的說着。——「賢者呀！阿羅羅·迦羅摩已經死去七天了。」於是，我就這樣的想——「的確他是天性優越的人，假使他聽到了這法門，一定會迅速的理解啊！真是可惜！」那時我又如次的想着——「那麼！應當要向誰先說法呢？誰才能迅速的理解這個法門呢？」於是，我就這樣的思惟——羅摩之子鬱羅迦是位賢者，而且是有識見的人，又聰明，已是證無垢性的人。是的，我最先應對他說法才對！他一定能迅速的理解這法門」。這時，某天人又靠近我的身邊這樣的說——「賢者呀！羅摩之子鬱羅迦昨夜死了。」於是，我又這樣的想——「羅摩之子，是天性優越的人。假使他聽到了這法門，一定會迅速的理解。唉！真是可惜極了」。那時，我又如次的想着——「我應首先向誰去說法呢？誰會迅速的理解我這法門呢？」因此，我就這樣的思考着——「我為修學而努力的時候，侍奉我的五個修行者的那一羣，他們為了我作很多有益的事。是的，我首先應對這五個人修行者去說法吧！」這時我會這樣的想——「究竟這五個修行者的一羣，現在住在那裏的呢？」於是，我就以清淨而超人的天眼，看到了這五個修行者的一羣，是住在婆羅奈斯仙人住處鹿野苑裏。因此，我便以遊行方式而步向婆羅奈斯進去」。

釋尊曾想起了已有交往的人們，而首先將自己成道的內容傳給他們，遂向婆羅奈斯走去，但在行途中，却遇見了阿斯衛迦教的優波迦。所謂阿斯衛迦教，是在阿育王時代，和佛教、耆那教並列的大宗教，在佛陀時代信奉瞿曇羅的信徒，便有如次的說道：「由於厭煩苦行和罪惡，且時常謹慎自己，捨去與人們爭論，脫離罪惡，又平等，談真實的人，他真實的不會去做那樣罪惡的事⑨。」

從前面的話看起來，瞿曇羅的信徒，好像是特別在強調修苦行。而且也是一位宿命論者。摩訶迦利·瞿曇羅曾經如次的說：「關於生存者的污穢，是沒有因、也沒有緣。生存者是：無因無緣而受染污穢的。又關於生存者的清淨，也是沒有因、沒有緣。生存者是：無因無緣而能清淨的。」（生存者變成了任何的狀態）這一切都不是自己所造出來的，也不是他人造出來的。更不是人類所造出來的。又這些生存者，是沒有力量的存在，也沒有意志的存在，更沒有人類的威力存在，因而人類的努力，當然就不復存在了。一切的存在者，一切的生物，一切的生類，一切的動物，都是沒有支配力，也沒有力量，又沒有意志，因此，受了命運和環境以及本性的支配，而在六個階級當中的任何一個階級，感受苦樂是脫不了的。又真實的，在這些有百四十萬的出生種類，又有六千的出生種類，再有六百的出生種類，有五百的業，又有五個業，再有三個業，一個業，半個業，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劫，（在人類之中）有六個階級，而作為人有八個階梯，有四千九

百種的生活方式，有四千九百個人的遍歷者，且龍居住的領域，有四千九百，其中有機官二千，地獄三千，而積塵的場所所有三十六、七個的有意識胎生者，也有七個的無意識胎生者，又有七個的無節胎生者，有七座山，也有七百座山。有七座的嶮巖，也有七百座嶮巖。有七個夢，也有七百個夢。又有八百四十萬大劫<sup>⑩</sup>，在這期間中，愚者和賢者，都流轉輪迴而不停着，終於成爲苦的結局而已。然在這期中「我即修持戒行，或是誓戒，或是苦行，或是清淨行，使那未成熟的善果報得以成熟，另一面是，使那已經成熟的惡業報，漸次離脫，而歸於完全消除」（但是，這樣的希望，一般人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而被固定的苦和樂，常在輪迴之中，終無止境的。而且不會有盛衰，也不會有增減。恰似投擲繩球，唯被解完，轉到絲線的盡致那樣，愚者和賢者，都會墮落流轉輪迴，終於成爲苦的終結罷了！」

摩訶迦利·瞿婆羅就是如此的，他被詢問，作爲沙門在實踐生活的實際上，所經驗的果報究竟是怎樣？就時常說明根據輪迴的淨化之說<sup>⑪</sup>。

關於宿命論者的修苦行，聽起來好像很奇妙，他們，大概是

以爲修苦行，就能夠實現以清淨自己而獲安心立命爲目的！可是，信奉這種教的一個人，來到佛陀的面前，那時佛陀對他說：

『阿斯鬱迦教徒的優波迦，看見我走進伽耶和菩提樹之間的街道，便來對我這樣的說——「尊者呀！你盡有的機能是清淨的，皮膚是潔淨又純白。尊者呀！你是以什麼爲目的而出家呢？你的師傅是誰呀！你是信受誰人的法呢？」被這樣探問的時候，我便向優波迦，以詩句答覆他說——我是克服了一切困難的人，也是覺知了一切世情的人，而且沒有被一切的事物所污染。

我是捨棄了一切，更且將愛執消滅，而獲得解脫了。

我是由自己所覺知的，那麼，又何必需要拜誰爲師傅呢？

我是沒有師傅，又沒有與我相似的人。

在包含天人的世界裏面，沒有能比得上我的人存在着。我才是在世上應當受尊敬的人，我就是無上的師表。我就是唯一的正覺者，既獲究竟的清淨，真正得到安身立命的歸宿。

茲爲了要轉妙法輪，我才到迦西——波羅奈斯的鎮市上去。想在這黑闇的世界裏，放大光明，而打不死的鼓吧<sup>⑫</sup>！

優波迦說：尊者呀！照你所主張的那樣，你就是至高無上的勝利者嗎？

我回答：對呀！能消滅煩惱的人們，都是與我同樣的是勝利者。因爲我已是克服了惡劣的習性。因此，我即就是勝利者。優波迦呀，你說對不對！

那時的優波迦，聽我這樣的說，便欣喜：「尊者呀！原來是那樣的」，他說完了這話，就叩叩頭而從傍邊的道路離去了。」

這是表示：打破對當時有力的宗教——阿須鬱迦教的傳統和世襲思想，而依據瞿曇「由自己覺知的」，把這人類的真理，傳給於衆人。因此，他才說是沒有師傅。這是爲充滿了確實信心的態度，這可使我們想起了，中國禪僧的公案的微妙！

註：⑨ SN. I, p. 66G

⑩ 大劫(mahākālpā)是依波羅那聖典所說：三百十一萬四百億年(F, O. Schrader: *über den Stand der indischen philosophie Zeit Mahāvīras und Buddhas*, S. 35)

⑪ DN. II. 20-21 vol I, pp. 53-55.

⑫ MN. I, p. 171G; Vinaya I, p. 8G. 參照：優婆迦，本書二六二頁

## 2 初轉法輪

釋尊經過了很多的鄉村，再向波羅奈斯，即現在的Benares而進行，佛陀所經過的鄉村裏，「都受到長者、居士們的奉獻飲食<sup>①</sup>」。這是當時的宗教家，所受世人普遍奉待供養的情形。

（未完待續）

註：① 『方廣大莊嚴經』第十一卷（大正三——六〇六A）



#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

智 銘

(續上期)

## 十一、大周刊定衆經目錄

自道宣之「大唐內典錄」以後之二十八年，至武后則天皇帝之天冊萬歲元年（西六九五），明詮（佺）等編集「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此錄之出，可能有認定爲武后則天皇帝之欽定目錄之意味。

## 十二、開元釋教錄

開元十八年（西七三〇）智昇製作「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此錄對漢文佛典眞偽甄別之態度更嚴謹，有使成爲代表大唐欽定大藏經之用意，智昇編撰此錄，係參酌六朝以來各錄之分類法，別爲大乘三藏，小乘三藏。大乘三藏中，又分爲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外重譯、單譯之經典。連同大乘之律和論，合而成爲大乘三藏。以此等爲主體，再收入小乘之經、律、論和西土之聖賢集傳，此錄共收入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爲極具權威之巨著，宋以後刻版藏經，多以之爲校合之實本，茲將其內容列次。

開元釋教錄：

- 一、正錄：總集群經錄——卷一至卷十。
- 二、別錄：別分乘藏錄：

- (一) 有譯有本錄——卷十一至卷十三。
- (二) 有譯無本錄——卷十四至卷十五。
- (三) 支派別行錄——卷十六。

有譯有本分類之細目又列次：

- 一、菩薩三藏（大乘）錄：

- (四) 刪略繁重錄——卷十七。
- (五) 補闕拾遺錄——卷十七。
- (六) 疑惑再詳錄——卷十八。
- (七) 僞妄亂眞錄——卷十八。
- (八) 大乘入藏錄——卷十九。
- (九) 小乘入藏錄——卷二十。

- (一) 菩薩契經藏：

- 般若經新舊譯。
- 寶積經新舊譯。
- 大集經新舊譯。
- 華嚴經新舊譯。
- 涅槃經新舊譯。
- 五大部外諸重譯經。
- 大乘經單譯。

- (二) 菩薩調伏藏（大乘律）。
- (三) 菩薩對法藏（大乘論）：

- 大乘釋經論。
- 大乘集義論。

- 二、聲聞（小乘）三藏錄：

- (一) 聲聞契經（小乘經）藏。
- 根本四阿含經。

長阿含中別譯經。  
中阿含中別譯經。  
增壹阿含中別譯經。

雜阿含中別譯經。  
四含外諸重譯經。  
小乘經單譯。

#### (二) 聲聞調伏(小乘律)藏：

正調伏藏。

調伏眷屬藏。

#### (三) 聲聞對法(小乘論)藏：

有部根本身足論。

有部及餘支派論。

### 三、聖賢傳記錄：

#### (一) 梵本翻譯集傳。

#### (二) 此方撰述集傳。

智昇此錄，兼有以往各錄之長，而創新之處尤多，派別分類，即自智昇始，而其子注詳細，又爲他錄所不及，其中有長達數百言者，儼成提要，使學者讀子注即知該典梗概。

### 十三、貞元新定釋教錄

圓照於貞元十五年(西七九九)編纂「貞元新定釋教錄」二十卷。將一百三十七部，三百四十三卷、合三十帙之經典，編入智昇的「開元釋教錄」中，以爲其續藏，此開元、貞元大藏目錄，即成爲自唐經五代至北宋初之大藏經內容，共爲一千二百五十八部，合五千三百九十卷，收入五百零十帙內，書寫傳播甚廣。

### 十四、大中祥符法寶錄

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以後，也效隋文帝、唐太宗的故事，興隆佛教，不遺餘力，以圖挽救唐武宗會昌法難被破壞後的佛教事業，除從事全國性的造寺、造像、度僧以外，最大的功德，是將過去手抄佛典的落伍方法，進行開雕北宋敕版大藏經，自此版刊行以後，中國的佛教經典的流通，乃發生了革命性的進步。至

太宗，更乘外來僧天息災、施護的來朝，乃在太平興國寺設立「譯經院」，開始大規模新譯經典，這譯經院組織之龐大，與玄奘大師的譯場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太平興國三十年，就譯出了四百十三卷之多，均被收入大藏中。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西一〇一三)八月，趙安仁奉詔編修「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一卷。此太平興國寺又同時設立印經院，合譯經院共稱爲「傳法院」，新譯的經典，亦全部在此開版刊行。

### 十五、天聖釋教錄

仁宗天聖五年(西一〇二七)三藏惟淨，又將續譯出的經典入藏，進上「天聖釋教錄」二帙。此時，宋朝的欽定大藏經之定數，已成爲六千一百九十七卷矣。

### 十六、景祐新修法寶錄

景祐三年(西一〇三六)宋綬續修「景祐新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景祐三年之二十六年間，編成新譯經典凡一百六十一卷，如此，則宋一代之新譯經典共爲五百七十四卷。

### 十七、至元法寶勘同錄

元朝大定十八年(西一一七八)潞州之崔法珍曾斷臂募刊金刻大藏經，此版傳承至元代之至元二十二年(西一二五三)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書寫「補大藏經板疏」，以此版爲準予以補雕，以作爲元首都之欽定大藏經。開元寺之慶吉祥等，即奉元世祖之敕命，集撰「至元法寶勘同錄」十卷，此錄的特點，是會與西藏大藏經對校，「勘其異同各秉方言，精加辨質。」「科題總目，號列群函，標次藏乘，互明時代。」過去製作佛典目錄者，僅在分類與眞僞上下工夫，至於與別種文字的大藏校讎，應自此錄始。值得重視，而不可以「重於校讎而畸輕於目錄。」相訾議。

### 十八、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元朝的佛教與西藏同源，自據有中原以後，對漢民族實施軍事統治，但由於同信佛教，圖以佛教安撫漢人之心，所以對佛典之整理，相當重視。在慶吉祥的「至元法寶勘同錄」以外，尚有

王古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此錄全屬提要體裁，對各經論教理的內容，傳譯的淵源，譯本的分合同異，一一論列，文簡而意賅，爲佛典目錄中空前之作。

### 十九、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

元軍將南宋完全滅亡以後，以臨安爲行都，大明慶寺之寂堂思宗師，以吳興思溪法寶資福寺之印經坊及大藏經版本，被元兵付之一炬，乃請來諸山禪教大德，計劃再雕大藏經，並邀請白雲宗主古山道安及其宗門宗徒協助，古山道安答允以後，即行北上元之大都燕京，請求公認白雲宗門並設置僧錄司獲准，即遄返江南，在南山普寧寺設置大藏經局，開始大藏經之開版，旋於至元十八年（西一二八一）再度北上時，示寂於燕京之大延壽寺。此後，出版大藏經之事，即由其門下月潭如一、如志、愚叟如賢等負責進行，乃於大德三年（西一二九九）普寧寺比丘如瑩製作「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四卷，得義嶺山崇聖寺比丘師正之校勘出版。

### 二十、大明南藏目錄

明朝曾出版「大明南藏」，於萬曆三十四年（西一六〇六）由南京禮部祠祭請吏司製作「大明南藏目錄」，這可能是由政府機關官吏編纂的第一部佛典目錄。繼之，又頒訂「請經條例」。此錄內容自「天」字函之大般若經，至「石」字函之圓覺經註疏，般若心經集註爲止，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因印刷用紙和裝幀法的不同，有三等九級差價，向天下發售，上等一藏代價爲銀二百八十九兩八錢二分八厘，最低級者爲六十四兩六錢五分二厘，儼然成爲大明之公營事業，此一例規一直延用至清初約達二百年之久。

### 廿一、大明三藏聖教目錄

明成祖於永樂元年（西一四〇二），將首都遷往北平，並改爲北京，敕命仿照大明南藏鑄刻大明北藏。依萬曆十二年（西一五八四）十一月二十日神宗御製續入藏經序，此續藏內容，自華嚴懸談會玄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經止，共有四十一函，四百卷。

合正藏則成爲六百七十八函，七百七十二卷龐大之大藏經，製作有「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四卷，「大明續入藏目錄」一卷。

### 廿二、劃一目錄

中國漢文大藏經，過去無論書寫或出版，其裝幀法先是卷子本，後是折帖本，使用不便而且價昂。袁了凡居士在雲谷法會參禪之時，遇及幻余、法本二位法師，談及明之北藏板木藏於禁內，請經不便，不如另行出版使用方便，而又價廉之方冊本藏經。此議當爲密藏道開和陸光祖、馮夢禎二居士之贊同，陸光祖即於萬曆十二年（西一五八四）元旦，寫就「募刻書冊大藏經緣起序」，於十四年秋與紫柏大師、達觀真可、密藏道開，偕同往訪憨山大師德清，當獲其同意並支援。萬曆十七年，在五台山之妙德菴開版，後因地處偏僻，氣候寒冷，資材運送等種種之不便，乃遷至江南杭州徑山之興聖萬壽禪寺寂照菴內，直至清康熙十五年（西一六七六）二月方告完成，前後歷九十二年，較原定十年完成之時間，超出八十二年之久，由此可見前人恆毅的願心，實足令人敬佩。此藏在嘉興楞嚴寺經坊裝訂成方冊本，向天下發售。此寺爲此藏製作「劃一目錄」，此即我國第一部方冊本大藏經目錄。

### 廿三、閱藏知津

明末，智旭大師製「閱藏知津」，頗師王古之意，係用提要體裁，任公認爲：「只抄寫各經篇目，未能絜全書綱領。」故較王古爲遜，其內容如次：

閱藏知津：

一、經藏：

（一）大乘經：華嚴部。

方等部：顯說、密咒——經、儀軌。

般若部。

法華部。

涅槃部。

（二）小乘經：

二、律藏：

- (一) 大乘律。  
(二) 小乘律。  
三、論藏：

(一) 大乘論：

釋經論：西土、此方。

宗經論：西土、此方。

諸論釋：西土、此方。

二、雜藏：西土撰述，此方撰述。

(一) 懺儀、 (二) 淨土、

(四) 禪宗、 (五) 賢首宗、 (六) 慈恩宗、

(七) 密宗、 (八) 律宗、 (九) 纂集、

(十) 傳記、 (十一) 護教、 (十二) 音義、

(十三) 目錄、 (十四) 序讚詩歌、

(十五) 應收入藏此土撰述。

藕益大師智旭的「閱藏知津」，雖然「只抄篇目，未挈全書綱領」，對學者之指引方面說有缺，但在校讎方面，却有很大的功用，日本明治十四年八月所完成的「縮刷大藏經」，就是根據「閱藏知津」而進行校合、分類的。

自智旭大師的「閱藏知津」以後的三百多年來，再無其他佛典目錄之出現，這一段時間，可能是自道安大師的「綜理衆經目錄」問世後，間隔最久的一個時期，因為在以前的每個朝代，隔不了多少年，即有一部佛典目錄出現，其原因何在，豈今人之不如昔焉？

## 丁、結語

中國漢文佛典，自不見重於儒家目錄後，先哲乃自行編纂佛典目錄，自道安大師製作「綜理衆經目錄」起、千餘年來，後起之者，可謂「前仆後繼」，過去由於製作佛典目錄之人，都是學貫儒佛，深入三藏的高僧、大德，所以對目錄之分類、考證、校讎，日新月異，精益求精，致使佛典目錄成爲中國目錄學中之翹首，無有可與之倫比者，故紀曉嵐編四庫全書，不得不師事法經，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由此可見。

佛典目錄，不但與四庫全書立於對抗的地位，且居於領導的

地位，姚名達氏說：「儒家儘管排斥佛教，而佛教依然盛行，佛書依然不朽，這足見一般目錄學家拘守四部，不耻佛道的無聊：時至今日，仍有迂腐的人說中國很少宗教書，真是可笑至極。」這幾句話，乃客觀之言。觀儒家學者，在這二千年中，目錄學一門，可說滯阻不前，在此引用莫德惠先生序「中華大藏經」的幾句話，最足爲儒家治學的寫照，他說：「釋教之有大藏，猶儒教之有四庫也，顧四庫以漢書藝文志爲濫觴，代有增益，編目而不集書，至永樂大典，雖集書而不刊版，是以隨收隨散，今日不惟漢唐著錄及永樂大典不可畢覩，即四庫全書當日抄錄七部，兵火戰亂之餘，輾轉携至台灣者，亦只一部，可謂不絕如縷矣。」這段話，應是自以爲尊的儒家學者引爲感傷之事，反觀佛典，每有一次新編佛典目錄行世，自隋唐開始之隨編隨寫，至宋之隨譯、隨編、隨刻，故不但佛典目錄「代有增益」，所有佛典保存完好，但數量充斥，予取予求，故欲復興中華文化，儒家學者速宜揚棄過去迂腐、偏狹、嫉妬的觀念，努力學習佛家的治學精神，庶幾乎可以挽救日漸西沉的儒學。

現值國難時期，政府偏居台灣海隅，但佛教在這二十多年中，先後刊行有「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續藏」數版之多。而今，有心之士如已過之右任、趙夷午、屈文六等老居士，竟發宏誓願，毅然繼往開來，發起修訂「中華大藏經」，以填補自清龍藏以來三百年的虛空。在此，我們希望從事修藏實務的諸位大德，能竭盡心智，出版一部善本大藏經和善本佛典目錄，這不但我國佛教界的期待，即世界佛教甚至學術界，亦均在翹首望盼者也。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廿日智銘撰於日月潭玄奘寺後山茅棚。

註：本文參考資料：

- 一、姚名達著：目錄學——商務印書館出版
- 二、梁任公著：佛學研學十八篇——中華書局出版
- 三、小川貫式著：大藏經——日本大藏經會出版
- 四、陳致平著：中華通史——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 五、佛學大詞典——台北華嚴蓮社出版
- 六、辭海——中華書局出版

# 佛聲

## 僧伽會六屆剃度法會 順利進行圓滿結束

香港佛教僧伽  
聯合會，主辦第六

屆剃度傳法大會，七月廿五日假荃灣九呖半弘法精舍正式開壇。參加長期及短期出家男女共卅七人。短期剃度者在佛教名利中度過七日淨修生活。長期出家者，將分



別前往各寺院參學。今次參加剃度的人，年齡最大的七十一歲，最小的只有四歲，這些人中，有四人是大專生，十六人爲中學生。剃度大典，由該會會長兼大會得戒和尚釋洗塵大法師、羯磨和尚寶燈法師、教授和尚永惺法師，親臨主持。出席

裏禮者有：融靈、金山、暢懷、圓智、心明、淨海、幻生、如正、能眞、願烟、廣普、修眞、修廣、寬一、見仁、賢德、定藏、悲愍等法師。觀禮者有佛教四衆，佛教學校員生及電台、電視台，各報記者等數百人。

是日風球高懸，但往觀禮者仍絡繹不絕，剃度大典，亦依照佛教傳統禮儀舉行。梵唄齊奏，佛歌悠揚。在鐘鼓齊鳴聲中，三師七證依次就位。新戒男女，列隊進入大雄寶殿，然後由得戒和尚主持剃度。由於剃度者多，陣容鼎盛，氣氛莊嚴，足足經過兩句鐘，始告禮成。此次出家男女共有三十七人，長短期男衆廿七人，女性



六人，受菩薩戒者四人。其名單爲：李觀琪、何祥禧、麥錦、林志文、林德明、劉成昌、黃樹強、陳福國、丁潮棟、黃子俊、高人熙、梁聯慶、廖立權、梁碧光、李海平、郭亨祥、郭嘉俊、繼淨、德心、隆敬、德康、能德、信堅、任茂喜、謝玉、岑鳳、林智行、光智、維修、佛如、印檀、洪山等。上述三十七人中有教師、有公務員、有學生。其教育程度有大學、中學、小學；最低者爲四歲半之男童。

到會觀禮者：

虞兆興、陳志偉、白志忠、伍福焜、李怕鳴、李世安、余少騷、林旅芝、沈九成、黃廷奇、邱寶鴻、朱光振、葉龍、潘宗堯、呂昌言、鄧乃炕、甄陶、廖愛萍、蹇敦喜、李叔裘、林麗霞、區建峯、白冠雲、曾少珍、林香賢、余電歐偉麟、陸國基、梁文煥、岑玉燕、林柱賢、曾瑞芝、陳茂株、馮照儀、盧笑芳、林雄翌、何鞭遊、麥語詩、梁瑞明、妙法寺內明書院、李國立、呂玉昆、張炳鈞、洗寶華、譚永湛、陳淑芬、江汝洛、王肖梅、余榮鈞、黃智容、吳星子、李以孫、吳熙業、鄧潤棠校長、鄧陳冷薇、梁華華、梁永耀、佛教內明學校：釋慧明校長，陳君愉校長、容煜輝、徐榮華、吳柏

松、麥玉卿、鄧定國、甄愛賢、蕭麗明、丘浩傑、凌霖安、劉廣龍、何仙霞、朱美德、譚月娥、黃惠珍、黃美梅、林少英、妙法寺、劉金龍中學；梁剛校長、刁培光、麥兆明、林觀華、陳美蘭、賴俊人、曾令誼、朱振北、鄧以妮、梁玉平、釋智深、香港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米至仁校長、梁正平、陳錦輩、胡鴻培、梁美玲、何香容、劉惠雯、釋惟堅、黎綺蓮、陳哲、白英、劉善靜、高大剛、羅潔貞、釋圓智、高寶輝、賢德法師、靈真法師等。

剃度傳法大會，經過七日的修行生活後，已於七月卅一日功德圓滿。短期出家者，重返家園；長期出家者分赴各大寺院繼續深造。捨戒禮，由德戒和尚釋洗塵大法師主持。裏禮者，有開堂和尚融靈法師，以及七證、八引禮等法師。據云：此次大會進行非常順利，收獲之大，不可思議。尤其特出者，是荃灣分校有兩位教職員，及四位學生出家。起初：他們認為剃度後，恐被人譏笑，但經過七日之後，思想上完全改變。他們認為剃頭出家，是世界上最偉大神聖的行動。因此，他們離開大會時，滿懷喜悅。

## 能仁大專定期開學 增聘師資革新課程

香港能仁書院，年來校務發展，方興未艾，月前蒙友聯銀行董事長溫仁才先生慨贈免費獎學額二十名，嘉惠清貧優秀學子，其獲各方之信賴與支持，於此可見。該院刻正開始招生，入學試日期定八月廿八日，開學日期定九月十三日。

該院下年度師資，除原任各學系主任伍福焜博士、李伯鳴教授、潘宗堯教授、釋賢德碩士、張燦榮碩士、麥語詩教授、蔡鴻盛碩士、梅錦榮博士、黃廷奇碩士、章兆直碩士、孔令卓碩士、陳宙珍碩士、鄭捷順碩士、劉家駒碩士、梁瑞明碩士、游漢明碩士、莫慧蓮碩士、黃愷悌碩士、鄭燭堅碩士、葉龍碩士等五十餘位知名之士繼續留任外，下年度再增聘前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班導師陳繼新為社教系教授，友聯銀行總稽核廖遠東為銀會系講師，陣容日益鼎盛。

課程方面，亦予革新，着重兩項要點，妥慎規劃；其一、着重配合本港社會實況與發展動向，造就實用專業人才。其二、照顧志切作更高深研究學術之學生，廣開與西方著名大學銜接之課程，以英文系為例：除應習基本之英語發音學、大一、大二英文讀本外，並加開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初高級翻譯、實用英文、商用英文、英文寫作、英文會話等課程，其他各學系除遵照大學課程標準開設外，每一實用課程均分初、中、高三年或四月修習，務期學生修習完畢後，既能瞭解理論，又能熟練技術，從而養成獨立應付、處理問題之能力。

又訊：該院徵聘社工系講師，講授社區工作、社會調查、工作實習、社會心理學、社區發展與組織等課程，凡專攻社會工作具有高級學位者，可逕函九龍荔枝角道三二五至三二九號該院選聘委員會收。

## 創建七級萬佛寶塔緣起

佛光普照，現七級之浮屠，聖教東來

，受十方之信仰，我佛慈悲，鑒窮沙界，深入人心，亦已久矣，爾者荃灣西方寺住持永惺法師，願力廣大，建寺興學，安老慈幼，扶輪法化，普利有情，誠法門中之傑者，茲鑒於香港佛教，雖列寺相望，獨闕佛塔，點綴山林，庶使中外人士，遊觀之餘，復能瞻禮金容，寓弘教於觀光，啓衆妙於蜚蜚，擬在寺中建七級萬佛寶塔，供奉七如來及萬佛名經之一萬一千一百尊諸佛聖像，并於塔下大堂中供奉五百羅漢，復於每層空間，設佛教文物館，收藏佛教經典文物，供世人瞻仰，并藉保存佛教歷史重要文物，殆可永留千古，爲世人廣種福田也。經云：「修上福者，無過造塔，於塔中供奉如來像，及十二部經，乃至一四句偈，其彼功德，如彼梵天，命終之後，生於梵世」。又造像功德經云：「作佛形像，其福甚多，多四天下江河海水，過出十倍，後世所生，常護佛道，其有衆生，見佛形像，生恭敬心，叉手自歸佛塔舍利者，死後百千萬劫，不入惡道」。故知建塔造像，功德量等大千，覆三界而高梵世，何只黃金白玉，架迴爭暉，火齊水精，浮空競彩，是以一念淨施，功超三界，勳重四禪，高昇有頂之天，行屆無災之地，此建塔造像之弘旨也。

同人等有見及此，發廣大心，緣成衆善，相助有成，然一切經營，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負擔，唯仰須達重來，希文再世，善男信女，同深好施樂善之情，中外各國，不乏仗義輸財之士，滙涓流爲瀛渤，精奉石成須彌，衆擎易舉，水到渠成，庶幾與名山之古刹，泉石增輝，彰靈鷲之

遺型，緇門利賴，喜捨者必收當來之妙果，樂施者咸種成佛之正因，爰敢勸請，十方善信，共結善緣，不僅所求克遂，且為衆生造福，功德誠不可思議也。

茲將樂助辦法畧誌於后：

- (一) 造七如來聖像七尊，每尊五呎高，造像功德金每尊約五萬元，出資者隨力發心，或獨資或共捐均所歡迎，並將芳名刻於佛座前明顯處，以彰盛德。
- (二) 塔內四週供奉之瓷像，每尊二百五十元，出資之芳名，可寫於佛像之右下角以留紀念，但每尊像只寫二名。
- (三) 每尊羅漢像，用大理石彫刻，每尊五百元，出資者每尊可刻二名留念。
- (四) 佛龕連供台，每座二萬元，捐助者獨資或共成，均將芳名刻於供台上，以留紀念。以上捐造之佛像佛龕，包括建塔費用在內。
- (五) 諸山大德法師，善信男女居士，如有保存之佛教文物，包括歷代祖師遺著，遺墨，衣著及各宗派法物，凡有關佛教文物法物，捐出或轉讓或借用均所歡迎。

### 台灣能仁佛學院招生簡章

- 一、宗旨：講授基本佛學培植弘法人才。
- 二、地址：台灣基隆市八堵路海會寺內。
- 三、名額：四十名
- 四、學期：三年畢業。
- 五、資格：1 年齡在卅歲以下者  
2 大專院校畢業者。  
3 已出家之僧尼。  
4 在家未婚之男女青年，但男性須服滿兵役者。

5 思想純正，身體健全，無不良嗜好者。

六、待遇：供宿膳及課本，其餘文具、衣被自備。

七、報名：即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報名表，函索即寄。

八、考試：考試日期，另行通知。

### 推介「歷代人物詩史」

茲推薦「歷代人物詩史」鉅著，該書所咏人物三千七百餘位；輯詩二萬五千八百有奇；引列書目三千餘種。舉凡歷代帝王將相，忠臣孝子；名儒碩彥；大德高僧；與夫烈女節婦；俠客歌伶，無不廣事搜羅，裒為一集。矧自黃帝肇建，以迄於今，有關朝政遞嬗，嘉言懿行，掌故異聞，風流韻事，亦莫勿旁徵博引考據周詳，一皆以中國古典詩句，表而出之，故內容結構，固為一部洋洋大觀之文學詩鈔，而其旨趣，實乃中華歷史文化之精髓。

湖南姜渭水居士，髫年皈依，及長從事佛化宣揚工作，垂四十稔，茲為倡導讀詩運動，決定自教育界退休後，義務在國內外寺廟講詩，俾為青年三寶弟子有所貢獻，同時鑑于歷來文學作品，大抵將僧侶著述，置之篇末，如全唐詩即是一例，故此書儘量提供高僧居士詩品，闡揚方文學，發潛德之幽光，寓意深遠，值得推崇。蓋姜居士乃一敦品篤行之學人，既有志為佛教文化事業而努力，故樂為介紹，尚冀各方熱心贊襄，踴躍預約，毋任盼幸！

25 K 十巨冊 精裝燙金本定價：  
新台幣：四千元、美金：九十元。  
預約：新台幣二千元、美金五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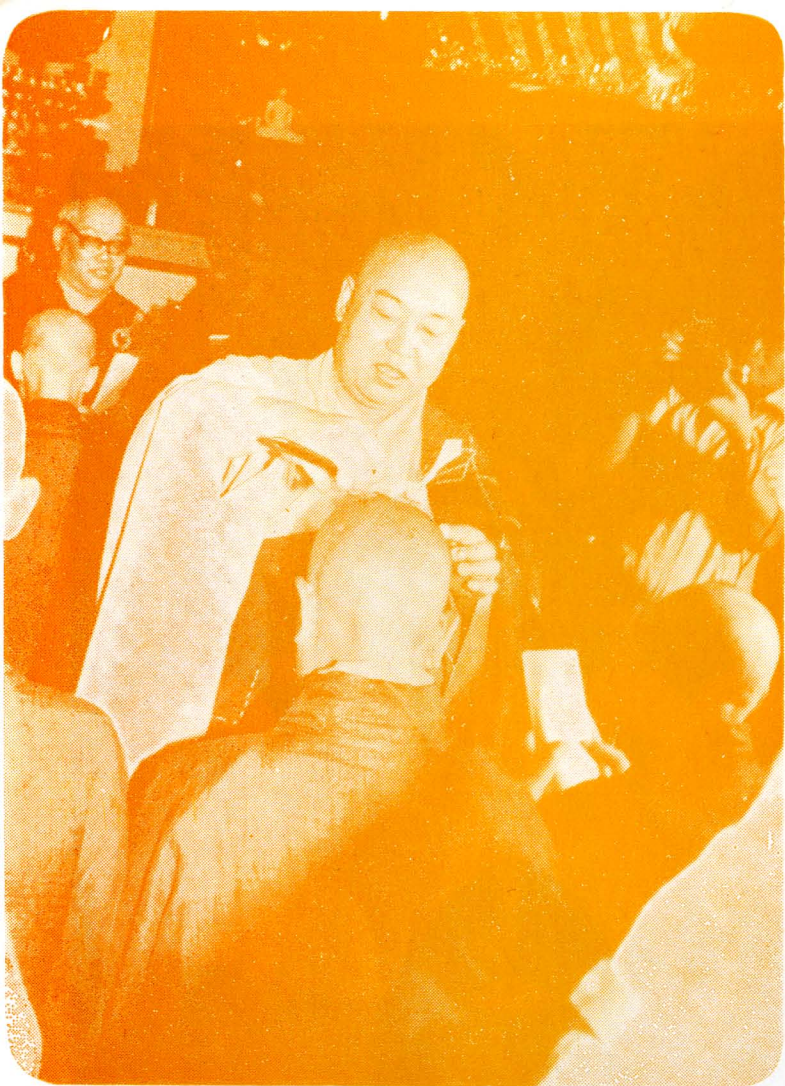
地址：台灣汐止大同路二〇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七二九七（和平出版社）

### 美麻省理工院佛學社

#### 舉辦靜坐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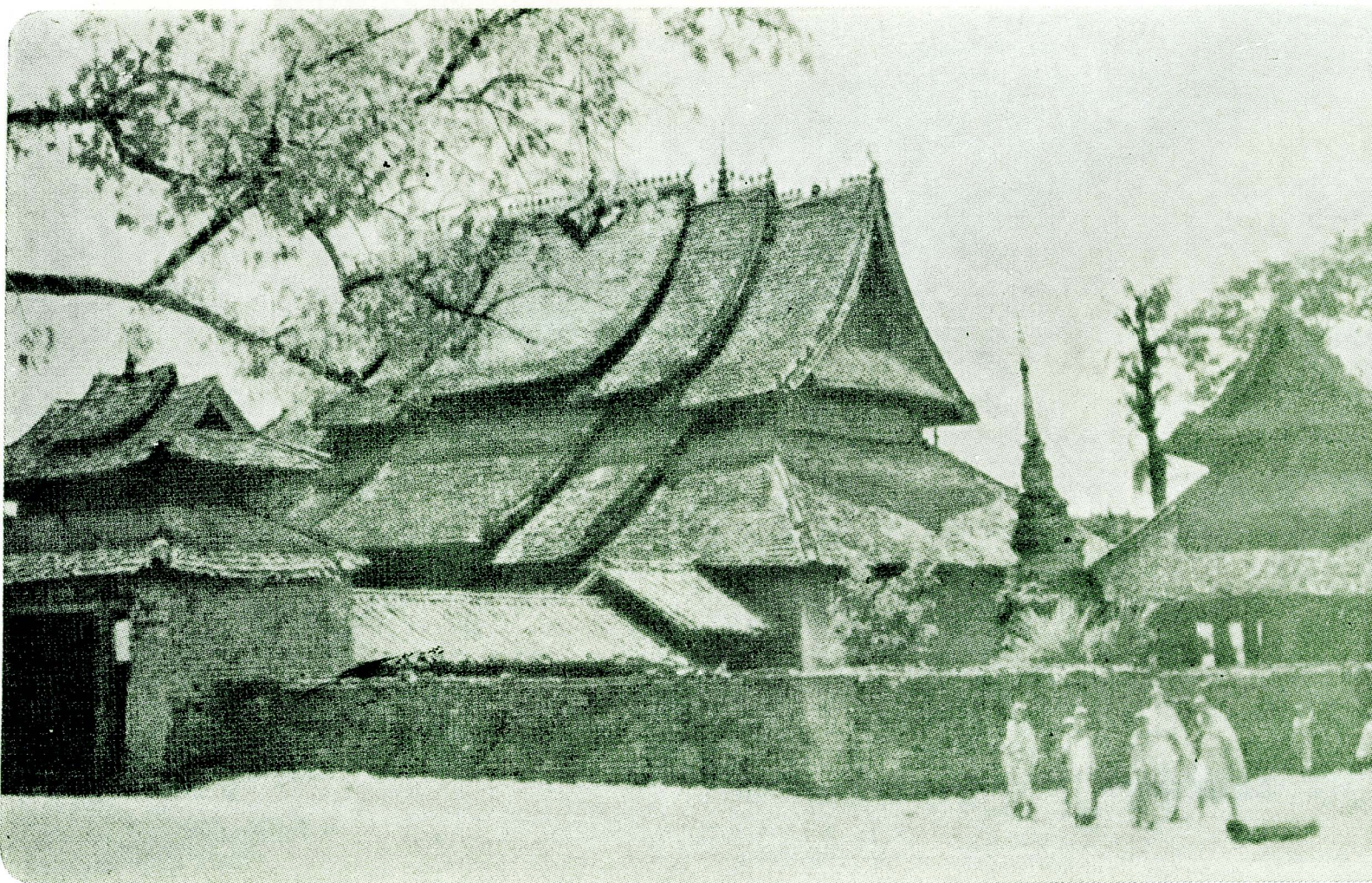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佛學社自去春成立後，積極推動佛教活動。今年元月二十五日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生活動中心放映「佛教在中國」與「松壇法會」影片。二月廿一日又邀得俞時中醫師及美國佛教會大覺寺住持仁俊法師再度蒞臨該校，主持佛學講座。先由俞時中醫師講「現代醫師對佛教之看法」，兼分析講解靜坐時人類腦波之活動狀態。繼由仁俊法師主講「佛教之靜坐與修定」，接着親作示範有關靜坐之各項姿勢，並重複靜坐時應注意之要點，以收理論、實驗並進之效。

麻省理工佛學會社有鑒於前兩次弘法活動收效宏大，且該校同學對佛教之靜坐與修定極感興趣，乃於三月十三日（星期六）再度邀請仁俊法師北上，主持靜坐初步學習班。仁俊法師法務繁忙，只能作同往日往返之行程。九時半抵該校。畧事休息隨即講解靜坐二法——數息與唸佛——並示範靜坐姿勢，又詳述佛門靜坐與修定之要點。仁俊法師循循善誘，加之賀國權先生翻譯精闢，故靜坐學生均能按步學習，先作數息靜坐，再而唸佛靜坐，每次約十分鐘，並問以半小時之解答疑問。靜坐兩次後，再由仁俊法師領導「經行」，過程井井有條，顯示美國學生對佛教之嚮往。尤其對佛教之靜坐與修定更表興趣無限。有謂在美弘法應從佛門靜坐與修定入手，此次靜坐班則可作佐證矣！



◁ 得戒和尚洗塵法師爲新戒弟子剃度

▽ 雲南傣族地區，爲上座部佛教弘傳區，圖爲版納勐海大寺。





△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第六屆剃度大會三師七證暨全體戒弟子合影